

前線

考聊戈
納寶
丘伊權
克校
著譯序



售經總店書華光

版出店書知新

華書店總經售

前 線

著 克 丘 納 考

譯 伊 聊

序 校 權 寶 戈

上海地圖出版社

新 知 書 店 發 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世界文學叢集

前 線

民國卅五年九月再版

著	作	者	考	納	丘	克
翻	譯	者	聊			伊
校	序	者	戈	寶		權
出	版	者	新	知	書	店
總	經	售	光	華	書	店

上海·大連·烟台·安東

No. 2 DJ-2000

目次

考納丘克及其得獎的劇本「前線」……………戈寶權……………一
論考納丘克的劇本「前線」……………三七

正文

第一幕

第一景

……………一五二

第二景

……………八五

第二幕

第三景

……………一〇二

第四景

……………一二二

第三幕

第五景

……………一四六

校者後記

……………一六四

考納丘克及其得獎的劇本「前線」

戈費羅

「你們大家都知道考納丘克的劇本「前線」的巨大的社會意義。甚至就是當它所提出的各種問題都變得陳舊了的時候，它還會作爲一個歷史劇而永遠地傳流下去」。

梯航諾夫一九四四年二月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上的發言

蘇聯的文藝批評家德意奇 (Alexander Detschik)，曾經在一篇論考納丘克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某一次，亞力山大·考納丘克告訴我們，說他在一本舊的雜誌裏面找到一幅契訶夫的畫像；佈滿在這幅畫像的背景上的，則是一百個描繪出契訶夫作品的主人公的小圖畫。當時他就這樣對自己說道：假如把我們的劇作家和他們所創造出的主人公的畫像都聚集在一起，那一定是劇作家的數目多過他們所創造出的主人公」。後面的這段話粗看起來好像是有些太誇張了，其實這裏面正顯示出考納丘克的一個創作上的願望，因此德意奇又繼續寫道：「從考納丘克的寫作活動最初開始的時候起，一直到今天爲止。在他的身上就存在着一個永遠不變的創作上的願望——不斷地尋求新的，特色的而不相同的形像，但是要表現出生活的與爲了美好的將來而鬥爭的崇高的榜樣」。我們也可以說，這種創作上的

願望，正像一根紅線一樣地，貫穿了考納丘克的整個創作活動和顯現在他的每一個劇本當中。這位考納丘克究竟是誰呢？這就是我這篇文章中所要介紹的「前線」這個劇本的作者。

一

對於我們的讀者們，考納丘克好像是一個生疏的名字，其實我們只要多少注意蘇聯外交活動的人物，就知道考納丘克是前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副委員長與前任烏克蘭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委員長，也就是蘇聯著名的劇作家和斯大林文藝獎金的得獎者——亞歷山大·葉甫多吉莫維奇·考納丘克

(Aleksander Evdokimovich Korneichuk)。

考納丘克是烏克蘭人，於一九〇五年生在烏克蘭茲凡尼哥羅德州的赫尼斯丁諾夫卡村。他的父親是一個鐵路工人（機關車的駕駛員），在當地的車廠裏工作，所以他從小就熟悉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體驗過他們的艱苦和鬥爭了。考納丘克的誕生地茲凡尼哥羅德州，當時也正像烏克蘭其他的地方一樣，受着波蘭地主和烏克蘭地主的雙重壓迫；當地的勞動人民也正像沙皇俄羅斯統治下的所有勞動人民一樣，遭着飢餓、寒冷和貧困的苦命。當革命後的國內戰爭時期，這一片土地又最先遭到德帝國主義者及波蘭貴族地主的侵略所帶來的種種奴役和痛苦。這時候，小考納丘克常常聽着大人們的談話，想用

他孩子的眼光來理解每一件事情。有一晚，當地的革命委員會的委員聚集在他們家裏而開會，討論緊要的問題，考納丘克的父親說道：「我們絕不讓機關車開出車廠。我們要聯合我們一切的力量，來抵抗侵略的軍隊」。這時候，正有一列車的德國兵在車站上已經停了好幾天，他們每天去掃蕩、掠奪和焚燒鄰近的村子，搶走成車的穀物和牲畜，他們想把這一切都運走，但卻沒有一個鐵路工人肯為他們做工；沒有一輛機關車開出車廠，完全像冰冷般無生氣地在那兒停放着。這是些永不能遺忘的日子！烏克蘭的勞動人民和他們俄羅斯的弟兄們，正在比肩同為了反對侵略者及保衛祖國而鬥爭。考納丘克就在這樣一個動亂和鬥爭的日子裏成長，他的年紀雖然還小，拿不起一枝槍，但他的心却為怒火所燃燒着，而他所目擊的這一切事情，後來都成為他的劇作品的最好的素材。

考納丘克發展和進步得很快，他曾經一邊在工作一邊在工人學校裏讀書。一九三三年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除了學習和工作之外，他還積極地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組織的工作。這樣不久，州青年團的委員會就把他和其他許多團員，送到基輔去讀書，這也就是他的文藝活動開始的時期了。記得這是一個正月的早晨，濃霧蒙蓋在古基輔的上空，一陣陣寒風刮過大河，捲起新雪，這時候一位青年人很早地爬起床，趕到賣報亭去買報，當他發現他最初的作品已經登載在報紙上的時候，他全身都為一種興奮的熱情所佔有了。這是一位新誕生的作家，這就是考納丘克。從這個時候起，他的作品

就接二連三地出現，而「艦隊之毀滅」這個劇本的完成，更奠定了他在蘇聯文壇上的地位。

考納丘克今年還不過三十九歲，但他已完成了七八種有定評的劇本，得過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三度斯大林文藝獎金，被譽為蘇聯有才能的劇作家之一。考納丘克是一個非常富於熱忱、毅力和精神的人，在工作上也是一個不知疲倦和熱心的人，因之茲凡尼哥羅德州的人民推選他為出席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土爾慶斯克州推選他為烏克蘭最高蘇維埃的代表，當烏克蘭最高蘇維埃第一次大會時，他又被選為主席團的副主席。蘇德戰爭爆發之後，考納丘克被任命為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副委員長，到了今春烏克蘭人民委員會建立了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機構時，即辭去舊職，被任命為烏克蘭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委員長，直至七月間為止，後即被任命為烏克蘭人民委員會的藝術部主任。

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出一個劇作家的發展的道路，怎樣從一個革命工作者發展成為國家政治上的領導者與負責人之一，並且獻出全部的精力為了勞動人民的事業而服務。

一一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看考納丘克在「前線」一劇之前的各種劇作品。

還連在他最初從事文藝活動的時候，他就寫過兩個劇本：「在邊境上」和「石頭島」。在這兩個劇本裏，他想提出一些關於舊知識份子改造的問題。特別是在革命的偉大波動之後，有些知識份子既變了，沒落了。但是很多的舊知識份子經過了動搖，却走進了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戰士們的和暖友愛的家庭。考納丘克在劇本中，特別描繪出像科斯傑維奇教授那一類型的烏克蘭的反動的狹意愛國主義者。這些人都變成了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因此，前進的知識份子，工人及青年團員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公開的和隱藏的敵人作鬥爭的問題，就成了考納丘克劇作品的最初的題材，考納丘克的這兩個最早的劇本，是很少爲蘇聯的觀眾和讀者所知道的，這只能算是創造上的兩個試驗，但從這時候就可以看出考納丘克的一個願望，他想發現一種最適當的形式，來表現出當前這個偉大的時代的整個本質所引起的巨大變革的內容。

作爲一個自覺的和認真的藝術家及劇作家，考納丘克是不斷地要求進步，他這時候雖然還剛剛開始集中力量從事更大的作品的創造，但他已經清楚地看出，爲了創造有價值的藝術作品應該具備些什麼條件。他這樣說過：「我感覺到並且看到：只靠了多讀書本子和坐在桌子旁邊，這是毫無用處的。重要的事——這就是要研究我們蘇維埃的現實，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的核心——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現實的真理」。因此，考納丘克把他整個寫作的實踐，就建立在這樣的理論的原則上。

像他寫他第一個成名的作品「艦隊之毀滅」的時候，他不僅研究了布勒斯特和約時期的一切歷史的材料，他還親自去訪問黑海艦隊，搜集各種有用的資料，作為他的劇本的基礎。

「艦隊之毀滅」這個劇本，最初出現是在一九三四年，它表現出烏克蘭國內戰爭時期中的一個悲劇的插曲，揚發出一九一八年的複雜的政治情勢。指出軍官們的賣國行爲，這些軍官們認爲「布爾塞維克比德國侵略者還更可怕還更惡毒」；同時也表示出前進的海軍戰士怎樣忠誠的獻身於革命的英勇行爲。在這個三幕八景的劇本中，作者告訴我們一九一八年的四月間，德國的侵略者佔據了烏克蘭和克里米亞，烏克蘭民族的國家主義者就要求所有黑海艦隊的船隻，都掛起烏克蘭中央拉達（議會）的旗幟，並服從德國將軍們的指揮，這時候在艦隊上就展開了最初的鬥爭：布爾塞維克委員會堅持要海軍上將格蘭拉托夫把艦隊開進大海，走向諾伏羅西斯克（高加索的一個軍港），而水夫長科布莎則在水兵中間進行挑撥離間的工作，來反對布爾塞維克的政治委員奧克桑拉。就在這時候，出現了兩位來自波羅的海的代表，他們帶來了中央的指令：立即將艦隊擊沉，絕不交給德國人。當然，這兩個代表的出現和指令的內容，很引起許多人的懷疑，認爲是不正確的，甚至布爾塞維克委員會的一位委員加達伊，也受了科布莎的挑撥離間的影響，要求立即槍決這兩個代表，並將艦隊穿過達尼爾海峽開到波羅的海去，否則就在和德國人的力量不均衡的海戰中被擊沉。奧克桑拉雖然想說服加達伊，批評他

的計劃的冒險性，但並沒有成功；於是他們又設法和中央通消息，這樣終於得到列寧的密電指令，立即毀滅艦隊，絕不使艦隊掉在德國人的手中。加達伊一時還是不能克服自己的弱點，直等到科布莎用槍打死了政治委員奧克桑拉之後，他才徹底地認清了科布莎的真面目，和殺死了這個挑撥離間者。從這時候起，水兵們都接受了中央的提議，但卻沒有一個人敢決心負起這個巨大使命的責任——把艦隊擊破沉入海底，只有加達伊意識到他自己受過科布莎的挑撥離間的形響，並因為他而造成了奧克桑拉的死，現在他爲了贖自己的罪和清洗自己過去的錯誤，就負起了這個革命的責任。水兵們都緊握着槍，離開了船隻，想衝破喀萊金和烏克蘭中央拉達的防線，到莫斯科去援助革命，而艦隊就在這時候光榮地沉沒了。

在這個三幕的悲劇裏面，充滿着革命的英勇與熱情，充滿了對於無產者革命與社會主義勝利的信心，貫穿着樂觀的悲劇主義。這裏面的人物，決不是一些愉快的「弟兄們」，而是真實的革命的英雄，是可以指出它們所代表的真實的人物來的；同時它所描繪的，是烏克蘭國內戰爭中的歷史插話，這些事件對於蘇聯新的一代人們依然是熟悉的，這也正是這個劇本的歷史性所在的地方。全劇中的人物，無論是個人，還是羣衆的場面，都描寫得很成功。蘇聯的一位名導演兼劇評家蘇達科夫曾說過：「考德丘克是以一段偉大歌曲開始前的精采獨唱，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的道路。悲劇「艦隊之毀滅」，則

是一個悲壯的主調的劇本，響徹了蘇聯的劇作界和各劇場的舞台」。蘇達科夫對於這個劇本第一幕中的羣衆場面（即海軍水兵討論艦隊命運的問題），至爲推崇，認爲「這是所有蘇聯劇作品中最富於表現力量和最成功的一個場面」。從此我們也可以知道，考納丘克的劇本，在當時全蘇聯最佳劇作品的競選上得到獎金，並不是偶然的。

考納丘克接着「艦隊之毀滅」一劇後，就寫成了第二個劇本：「布拉東·克勒契特」（一九三五年），這不是一個悲劇，而是一個充滿了新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樂觀主義思想的生活劇。在這裏面寫着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人，寫出人們怎樣在蘇維埃的條件之下成長。這時候，舊的心理的殘餘消滅掉了，新的人的關係發生出來了，大家都在建立新的生活，要使得大家生活得更久遠，更幸福。

這個劇本的主人公，就是布拉東·克勒契特。照考納丘克的構思，這並不是一個什麼特別的人物，而正是一個極平常的勞動人民之子，和獻身於創造美好的將來的人民的事業的蘇聯公民。他的父親是一個機關車的駕駛員，在內戰中被白軍打死了，但是他的死却是光榮的，因爲他爲了革命而獻出了他的生命，用布拉東的母親的話來說：「他打開了走向新生活的信號柱」，爲他同時代和後代的人展開了一條光明的道路。布拉東·克勒契特本人曾經做過工人，當過火夫，但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創造了奇蹟，這時候他變成了一個外科的實驗醫生。在他的心裏面發展出一個蘇維埃公民的寶貴的特點：這

就是對於祖國和人民的摯愛，對於創造的熱心和想像的奔放等。他幻想能找到一條延長人的生命的路徑，並且時時刻刻都和死亡進行着頑強的鬥爭。

劇本裏告訴我們，布拉東·克勒契特在某一個成市的醫院當外科醫生，在他實驗的工作中，他常常大膽地應用各種新的手術方法，當然這一類的經驗不是每次都能應用成功的，因此就引起了醫院院長阿卡第·巴甫洛維奇的嫉妬和藉口，來對他加以迫害，適巧這時候阿卡第、巴甫洛維奇的年輕的未婚妻麗達·科瓦爾（是個建築師），看出了克勒契特在工作上的熱忱、勇敢與才能，就愛上了克勒契特，這一來，就更加深了阿卡第·巴甫洛維奇對克勒契特的憎恨了。阿卡第·巴甫洛維奇就利用各種機會想來陷害克勒契特，尤其是麗達的父親，也是在克勒契特開刀之後死掉的，因此他就搜集了各醫生的簽名，要求立即將克勒契特驅逐出院。這時候，醫院中的一位真誠的獻身於人民事業的老醫生布勃里克，起來反對這種不合理的行爲，愛護青年幹部的老布爾塞維克、城市執委會主席拜勒斯特也出來衛護克勒契特。處於體力衰弱和心情苦痛兩重壓力之下的克勒契特，因為一位人民委員長在翻車時受了傷，特又扶着病身聚精會神的施了一次開刀的手術，挽救了受傷者於危亡之境，在和死亡的鬥爭中，再度表現出他是一個與死亡作鬥爭的獻身的勝利者。終場時，拜勒斯特和朋友們都來祝賀他的健康並慶賀他在科學上的成功。

這個劇本裏面，我們看到年青的醫生們，女建築師麗達，執委會的主席拜勒斯特，甚至老醫生布勃里克等人，是代表了一種新生的力量；它也告訴我們，在蘇維埃國度裏，生活在沸騰着，人民的新的情感在成長着和成熟着。同時我們在這個劇本裏面，又看到院長阿卡第·巴甫洛維奇一類否定的人物，他們在新生活的光照裏，是逐漸消滅和沒落，以至被否定了。全劇中關於克勒契特這個人的構思，也是很有意義的。用考納丘克的主人公們的話來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他自己所想探究的『同溫層』，這個『同溫層』，就是他在科學與技術部門中的新的空前未有的高度的成功。對於這種新發見的秘密的把握，就使得克勒契特變成爲一個不只是在窮鄉僻壤的醫院中工作的手藝式的醫生，而是一個熱心於自己的事業，和爲對於新類類的熱愛所熱忱着的人」。在這種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出，劇作家考納丘克也正像他所創造的主人公一樣，是喜歡幻想，展望將來，和不斷地企求前進。

但是作爲一個劇作家的考納丘克。他的成就還不僅止於此。他不僅能幻想，展望將來；他還善於表現過去，從他所表現的過去中，指出將來的萌芽，把蘇聯人民過去的光榮事業和今天的現實聯繫起來，這樣他就寫成了兩個歷史劇本：「真理」和「波格丹·赫美尼茲基」。

「真理」是篇英雄式的史詩，它是拿偉大的十月革命的日子來做主題的，並且也是讓巴高丁的「帶槍的人」而起的一個表現出列寧的形象的最好的劇本。在這個劇本裏，考納丘克用列寧和農民塔拉

斯·戈洛托伊及工人庫茲瑪·里若夫的談話，表現出列寧爲人的樸素，是勞動者的最好的摯友和瞭解群眾的同志，而列寧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出現，更表現出他是一個無產者革命的偉大的代言人。

「波格丹·赫美尼茲基」，則是一幅大的歷史油畫，表現出在赫美尼茲基領導之下的烏克蘭人民對波蘭壓迫者的神聖的憎恨與鬥爭。波格丹·赫美尼茲基是烏克蘭十七世紀的民族英雄，這時候烏克蘭的人民正受着波蘭貴族和地主的壓迫與奴役，赫美尼茲基在一六四八及一六四九兩年，就聯合了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和哥薩克人，來和波蘭人作鬥爭，解放了烏克蘭的土地。波格丹·赫美尼茲基早已成爲烏克蘭人民家喻戶曉的一個人物了，在基輔城中心的一個廣場上，現在還矗立着他的銅像，座石上則早已蓋滿了含有象徵意味的長春藤。

在這之後，考納丘克寫過一個喜劇「在烏克蘭的草原上」。及至蘇德戰爭爆發之後，又寫過一個「在烏克蘭草原上的游擊隊」的三幕劇，和我們在此地要詳加介紹的「前線」，特別是後一個劇本，更確立了考納丘克在蘇聯劇壇上的大成功。

考納丘克是一個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傑出的劇作家，他不僅能寫悲劇，他也能寫喜劇；他不僅能寫歷史劇，他也能寫生活劇，因此蘇建科夫說：「他是一個最熱愛於生活，最積極，最多方面而有着

各種才能與興趣的人」，「在蘇聯的劇作家中，歷力山大·考納丘克是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的」（見「劇作家——革新者」一文）。

三

現在進而就來談「前線」這個劇本。

「前線」這個劇本，是考納丘克在這次蘇德戰爭中的精心的代表作，最初發表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真理報」上，自披露之後，立即引起了蘇聯社會人士的極大的注意，到了九月二十九日時，「真理報」，「消息報」，「紅星報」等報，又同時刊登了一篇長篇的劇評「論亞力山大·考納丘克的劇本「前線」」。從這個時候起，蘇聯後方各地的戲院（如莫斯科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小劇場。於一九四二年十月節時上演此劇，係由蘇俄人民藝術家蘇達科夫所導演），都先後上演這個戲；前線的劇團，也向各部隊舉行公演，一時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浪潮。到了去年三月間時，考納丘克更因為這個劇本得到了一九四二年的斯大林文藝獎金的頭等獎（十萬盧布）。

「前線」這個劇本之所以能够獲得很大的成功和受到讀者與觀衆的歡迎，這並不是偶然的，「它」的力量，它所以能在讀者們中間獲得成功的泉源，是在於藝術形像的真實和生動，是在於描寫的勇敢

和公正」。而它能獲得很高的評價，則因為這個劇本的寫作和發表的時候。正是德寇進叩斯大林格勒的大門的時候，這是一個紅軍勝敗的關鍵和蘇維埃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考納丘克能抓緊這個關鍵，「在這個劇本中，提出了激動着每一個蘇維埃愛國者的各種問題，——這就是關於紅軍的成功和失敗的問題」。

考納丘克在這個三幕五景的劇本中，用很經濟的筆法，講出了一個富有高度教育意義的真理。他在第一幕中先介紹我們認識全劇中的一位重要的主人公——老將領前線總司令伊凡·高爾洛夫，這同時也是一個舊型軍人的典型。他本人是鄉土出身的，勇敢的，在蘇聯國內戰爭的時候就建立過光榮的歷史，但是他的保守、剛愎、自高自大和自滿又陷害了他，蒙蔽了他的眼界，阻住了他的前進。他在戰前既不願意學習，在這次戰爭中也不學習，他自以為「沒有上過任何大學」，沒有進過任何軍事學院為誇耀，他到過德國，但並沒有學習德國參謀部所準備的各種現代的新戰術，他覺得「枯燥無味」，因此他始終沒有學會，並且也不懂得使用現代化的方法打仗。他輕視軍事科學，他根據國內戰爭（當時的武器落後得非常可怕）的經驗，使他得出了一个錯誤的結論，這首先是對於機械化估計得不够，因而也就低估了軍事科學的重要性。他的戰略是原始式的襲擊，他的格言是：「我們打敗任何敵人，用不着靠無線電通信聯絡，而是靠英勇、果敢」。他又說：「戰爭——這是冒險，而不是算術」。他

甚至認為「軍事的實質」，是「數量決定一切」。他輕視那些精通軍事技術的青年將校，動不動就要「修正」他們的腦經，他說當他在內戰時打勝仗的時候，他們還不過是些在桌子下面爬的乳臭未乾的小子而已。實際上，高爾洛夫沒有知道戰爭就正是一所軍事科學的高級學校，戰爭是一切軍事知識的考驗，但高爾洛夫因為瞧不起現代化的技術，他只知道「蠻幹」就行。他受不了這種玄驗，他垮台了，退化和被淘汰了。

這就使我們不得不想起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所說過的一段話：「勇敢和剛毅，這僅是英雄主義的一方面，同樣重要的，就是另一方面，這就是技能，人們常說，勇敢能奪取一個城池，但是，這僅僅是當勇敢、剛毅、準備冒險的精神，和卓越的知識配合在一起時才有可能」。高爾洛夫正是不了解這一點，他也不承認這一點，他不願意學習，他不肯自我批評，他更不肯接受批評，而更精黠的，就是在他周圍的一群人，都是一群不學無術而專靠拍馬屁過生活的人，他們歌頌高爾洛夫的落後性，甚至說高爾洛夫的戰術是我國名將「蘇伏羅夫式的」，其實他們都忘記了蘇伏羅夫是非常重視作戰的技術的，他有一句名言就是：「不是用數量來打仗，而是用技能來打仗」。考納丘克在劇本中，用諷刺和誇張的手法（從名字到性格，以及一舉一動）描繪出這些人，而高爾洛夫就在這個包圍中更加落後了，倒退了。甚至他的親弟弟米朗·高爾洛夫（飛機廠的經理）也反對他，批評了他的落後性；而他

的兒子警衛軍中尉塞爾蓋則這樣說：「至於我的父親，老頭子，是一個眼光淺薄的人……，真氣人」。

爲了否定伊凡·高爾洛夫，考納丘克又提出一個人物來。這就是在高爾洛夫統率之下的一位年青的軍長奧格燎夫。奧格燎夫本來是一個鄉村教師的兒子，用高爾洛夫諷刺人的說法，這就是當他參加內戰時還在桌子下面爬的乳臭未乾的小子。他雖然很年輕，但作爲一個英勇的紅軍將領，他並不比高爾洛夫差。他珍貴過去國內戰爭時的戰鬥的傳統，但這並沒有妨害了他去學習新的軍事技術。他平時學習，他在作戰的時候依然學習，他和紅軍戰士們有着密切的聯繫，並得到他們的敬愛；他能繼承高爾洛夫的舊式的作戰方法，得到接二連三的勝利，粉碎德國人的進攻和包圍。他開始打仗的時候當上校，三個月後升了少將，繼而升任軍長；到了全劇結束時，已被莫斯科軍事委員會任命爲前線總司令，代替了高爾洛夫的位置。這也正如斯大林所說的：要大膽地提拔年青的將校，要提拔那些會使用現代化的方法而不用舊方法打仗的人，要提拔那些勇於學習現代戰爭技術與經驗和不斷地要求向前進步的人，這我們從蘇聯這三年來的抗戰中，就可以得到無數的實證。

考納丘克的手法是巧妙的，在這個劇本的三幕五景的時間和空間中，就提出了和解決了一個蘇聯戰爭中最重大的問題。在第一幕開始時，高爾洛夫正站在重要的地位，是他被阿爾著李承和包圍的時

期，他目空一切，瞧不起任何人，甚至一個粗心和不加思忖的觀眾或讀者，也會爲他所欺騙，覺得這好像是個好人，但這種虛假，在第一幕還沒有終場時就拆穿了。在第二幕裏，我們看到年青的奧格燎夫的勇敢和聰敏，我們看出他用深思熟慮和調查研究之後所得的結果來作戰。在第三幕裏，代之而起的，就是年青的奧格燎夫，這是真正代表了蘇聯人民和紅軍的新人物。假如我們說：高爾洛夫是紅軍的昨天，是紅軍的過去；那麼奧格燎夫是紅軍的今天，是紅軍的現在，還又象徵了紅軍的將來。

考納丘克所揭發的真理，是對的，這在全劇快結束時，軍事委員會委員蓋達爾的一段話中，更有力量地體現出和被總結起來：

「得了吧，高爾洛夫同志，不要修正人家的腦筋了。現在到了你應當放下這個繁重的工作，去休息一會兒的時候了。請你讀一讀莫斯科關於你辭職的命令。你爲人勇敢，並且獻身於我們的偉大事業。這是很好的。爲了這個原故人家都尊敬你，但是要想戰勝敵人，這一點還是不夠的。爲了勝利，還必須善於照現代的方法去打仗，善於在現代戰爭的經驗裏學習，善於培植新的年青的幹部，而不是排擠他們。可是遺憾得很，這種善長你是沒有的。自然，專門的知識，打仗的技術——這都是有益的東西。今天你不會打仗，今天你沒有足夠的軍事知識，然而明天，不論打仗的技術，不論專門的知識，都可以被學會的，這當然要有強烈的願望，在戰爭的經驗中學習，

自我修養並求發展進步，可是這種願望你也沒有。老的將領們不能發展進步，並且成爲精通現代作戰方法的專家呢？當然是能夠的，而且也不會弱於，甚至比青年的將校們學得還多些，只要他們肯在戰爭的經驗裏學習，只要他們不把學習與向前發展進步認爲是可恥的事，有一句民間的諺語說得好：「活到老，學到老」。然而不幸的，就是你們某一些老將領們，不願意學習，你們的毛病是自負，自以爲已經有了足夠的學問。這就是你的主要的缺點。高爾洛夫同志」。

最後蓋達爾又說：

「斯大林同志說：應該更大膽地提拔年青的有才幹的將領到領導的職位上去，和老年的將領們同在一起工作，並且還要提拔那些能夠用現代化的方法，而不是用舊的方法打仗，能够在現代戰爭的經驗中學習，能够不停地成長和向前進步的人」。

在蓋達爾的結語中，我們就看出「前線」這個劇本的整個精神。

四

從這個劇本的人物來講，我們也能看出這個劇本的構思與造意之所在。

全劇的人物，從一開始的時候起，就顯明地分成了兩個陣營，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方向。伊凡·高

爾洛夫的一批人形成了一個陣營，代表了落後，無知與退步的方向。屬於這一個陣營的，就有前線情報處處長烏傑維吉爾尼，戰地特派記者克里空，前線報紙的編輯齊赫，前線通信聯絡處處長赫里朋，以及市執行委員會主席梅斯特尼等一大批的人。這些人在本質上比高爾洛夫還糟環境，他們之所以能聚集在高爾洛夫的周圍，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正是因為高爾洛夫的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以及無知和無遠見，變成了他們的最好的掩護，任憑高爾洛夫有着多麼光榮的過去，有着多麼大的勇敢，也因為他們的包圍而退化，落後和被淘汰了。至於為高爾洛夫所輕視的奧格燎夫，則形成了另外一個陣營，代表了前進、有遠見和進步的方向，屬於這一個陣營的，就有老將科洛斯，軍政治部主任奧爾利克，高爾洛夫的弟弟米朗和兒子索爾蓋，以及塞爾蓋領導之下的砲兵連的戰士英雄們，他們是和人民有着密切的聯繫，他們懂得軍事技術，他們是勇而有謀，因此他們能戰勝了高爾洛夫這一群頑固的人們，變成了劇本中的真正的中心人物。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兩個陣營中的各個人吧：

前線總司令伊凡·高爾洛夫這個人，最好是用他的自白來作說明：「你們大家都說我是一個光輝的，偉大的，甚至是天才的將領。其實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樸素的人。在鄉村小學裏讀了三年書，這就是我的「大學」，我就開始打仗。此外再沒有上過任何的大學，我不是在軍事學院中，而是在戰

門中學會打仗的。我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一匹老的戰馬。不久以前，有一個外國的觀察家這樣講起我：「高爾洛夫總司令，是不能以通常的觀念尺度來衡量他的」。這些資產階級的專家們，無論如何都不能了解這一點，一個村夫出身，渾身帶着土包子氣息的高爾洛夫，不是科學院的會員，也不是理論家，怎麼能和吹牛的德國將軍們，理論家以及科學院的會員打仗呢？」他接着又說道：「對於一個將領最主要的，是精神。假如精神是大膽的，勇敢的，堅決的，那末，誰也不怕，而這種精神我們是綽綽有餘的。……我不慣於長久地坐在辦公室裏，埋頭在地圖上面。戰爭不是一所軍事學院。主要的是尋找敵人，在發現的地方打死他。要幹就幹，用不着發議論。……遺憾得很，我部下有幾位將官，直到現在還不理解這個簡單的真理。在我這裏有一些書本上的戰略家，老是空談什麼軍事文化。應當好好地修正修正他們的腦筋」。

從這兩段話裏面，我們就看出高爾洛夫的自滿自足，以自己的無知為榮耀，把戰爭視為是件只要「大膽」、「勇敢」、「堅決」和「要幹就幹」的事，難怪他在其他地方也說「戰爭——這是冒險，而不是算術」，甚至說「主要的——是嚴寒將軍在幫忙」了。他不重視軍事技術，他不學習現代機械化的作戰方法，他認為製造飛機，用不着關心速度，「主要地是多製造一些出來」；他認為「我們打任何敵人，用不着靠無線電通信聯絡，而是靠英勇，果敢」，他不注意愛護與培植年青幹部，而

是輕視，鄙棄他們，他批評奧格煥夫的時候說：「他懂得什麼內戰的事情？當我們打十四個列強的時候，他還在桌子底下爬呢」。『這都是年輕的毛病。開始打仗的時候當上校。過了三個月就升任少將，而現在是軍長，他的腦袋都被沖昏了，但是能力薄弱。於是他就耍花樣了，動起筆桿兒來替自己辯護了』，『我們當大兵的不用筆桿，而是用槍桿』。這一切就都決定了高爾洛夫的發展之路和命運，甚至當他最後被撤職的時候，他還恐嚇人家：『你們缺了我怎麼打仗。等你們要惋惜的時候，那就晚了』，但軍事委員會的委員蓋達爾回答得好：『你不要恐嚇人。我們沒有不能掉換代替的人。很多的人恐嚇過我們，可是他們老早就躺在歷史的垃圾堆裏去安息了』。高爾洛夫的沒落，這是由於他的落後，無知，也更由於他的自滿自足。

講到前線情報處的處長烏傑維吉爾尼，同樣地也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他在內戰時就跟高爾洛夫打過仗，但多少年以來他從沒有學會什麼，他只會用舊的方法做情報，他曾經這樣講起自己：『就拿我來說吧。我雖然在工廠裏工作的時間不久，三年零兩個星期。可是簡直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我滿肚子的無產階級的精神，一輩子都用不盡。你瞧一瞧，有些人有了文化，大學也畢業了，然而你仔細看一看，不是那麼一回事，全然不是』，他勸不動還會嚇人：『我究竟還是一個得勳章的人呢……』。事實上這位得勳章的情報處長，根本就不會做情報工作。他所有的只是一大堆謊言，一大堆的猜想，

和些什麼「我想」，「大概」，「也許」之類的報導。在劇本的第一幕第一景中，奧格燎夫當高爾洛夫的面前把牠這套西洋鏡拆穿了，奧格燎夫問他在他們戰區的德國指揮官是誰？他答道：「沒有法子知道。從前當指揮的是這個……噢，忘記了，他的姓名難記得很，好像是馮……什麼少將，他被撤職了。現在是那一個馮……我就不知道了」。當問他敵人實力如何時，回答是「大概人數相當……確數我可說不出來」，再問敵人有沒有滑雪部隊，回答是「也許有這樣的小部隊」。難怪前線參謀長卜拉高恩拉伏夫後來痛罵他：「如果說實在的話，在我們前線上是沒有情報工作可言，我們先頭部隊所能看見的，僅僅能達到敵人在第一座山丘的動作，至於山丘那面的情形，我多半是猜想了。……我是傻瓜，因為我問你一塊兒工作。你呢，是天生成的這樣一個奇怪的人……」最後一句話正說破了烏傑維吉爾尼的真相，因為這個名字在俄文的原意，是「奇怪的人」，或「可驚奇的人」之意。

前線通信聯絡處處長赫里朋，前線報紙編輯齊赫和特派記者克里空，更是一批廢料，他們只會阿諛人，奉承人，歌頌高爾洛夫的無知。赫里朋（俄文意為嘎聲叫的人）一會兒說高爾洛夫是「蘇伏羅夫學派」，一會兒讚揚他「是一個光輝的將領，是個天才的戰略家，是軍隊所愛戴的驕子」，他在前線上工作時，還藏着半打陳年的白蘭地酒，大概就專是爲了祝賀高爾洛夫用的。講到齊赫呢（俄文意爲靜慢的人），那是一個看見高爾洛夫就不敢講話的人，只會來一套「是」，「奉令」，「我們一定要

考慮，糾正，努力」。克里空（俄文意為亂噓的人）呢，那是天字一號的謊言大家，當他一出現的時候，我們就看見這是怎樣性格的一個人，他讓我們知道，他在前報上已經寫了一百零五篇講英雄們的文章，現在他又寫頌揚高爾洛夫的文章了。他是怎樣寫文章的呢？那還是聽他的實話吧：「對於我最重要的是事實，而其餘的一切我自己會編造出來的」。最後當高爾洛夫的兒子陣亡時，他更捏造了一篇通信，把塞爾蓋的死寫得生龍活虎，還又胡編出高爾洛夫聽到兒子的死訊時，眼睛裏沒有一點眼淚，而燃燒着的是「神聖的復仇的火燄」。這段文章引起了一位副官的譏刺，克里空馬上就答道：「我的親愛的寶貝，如果我僅為我所看到的一切，那我就不能夠每天都寫了。那麼我就不會這樣的名了。編輯部每天需要材料。讀者已經對我熟悉了。沒有克里空的文章，報紙就出不了版。所有報紙都非常地羨慕我們的，他們常常對我的編輯說：你真幸運，我們願意拿所有的人，拿所有的通信記者來換你們一個克里空」。你瞧，這是怎樣的一個撒謊和吹牛皮的大家！像赫里朋，克里空這幾個人，在實際上也許沒有，但像他們的這種特點，是到處都有，到處都可以找到的。

這一堆的人，平時環繞在高爾洛夫的周圍，助長了他的無知，等到高爾洛夫在被撤職之後，他們就隨着也被淘汰了。

刺本中的真正的中心人物，這就是奧格燈夫一群人。奧格燈夫是個鄉村小學地理教師的兒子，他

也正像他的父親一樣，是個忠實於事業、國家和人民的人。他熱心於學習軍事，平時如此，戰爭中還是如此。他不輕視內戰時代的光榮的傳說，也不忽視現代化作戰的重要性。他不輕視敵人，他更懂得跟敵人學習，除此之外，再加上他和紅軍士兵及人民的接近，使得他能得到戰士們的一致愛戴。正因為這樣，「開始打仗的時候當上校。過了三個月就升任少將，而現在是軍長」，全劇結尾時，他已被任命為前線總司令。

奧格燎夫雖然年青，還脫不了青年人的急躁，但在他的內心則好像燃燒着一把火，不斷地要求前進（他的名字在俄文的意義，就是火樣的人）。在作戰中，他懂得偵察、調查和研究，因此他能批駁了高爾洛夫的作戰計劃，提出自己正確的計劃，並得到莫斯科軍事當局的批准。他懂得作戰不能「淨靠一些「烏拉！」和「燒掉」，就好像面前的敵人是一個傻瓜，整天地在睡覺」，更因為他和游擊隊，戰士們有着很好的聯繫，使得他在戰爭中永遠成功，永遠勝利，甚至老將科洛索斯在和高爾洛夫爭辯時，也講出這樣的話：「總司令同志！我問你經歷了整個的內戰，我們一塊兒開始的，我們同享過歡樂，共嘗過甘苦，爲了你我不惜生命。可是真理——高於一切。而真理是在奧格燎夫少將這一邊的」。正因為這樣，科洛索斯也能站在奧格燎夫方面，完成了作戰任務的重大使命。

高爾洛夫的弟弟和兒子也是站在反對高爾洛夫一方面的，考納丘克用這樣的提法，更加强了全劇

中的鬥爭性。伊凡和米朗兩個人在年齡上只相差七歲，但兩個人各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時代，伊凡是蘇聯埃生活中的舊的化身，米朗則是新的代表。米朗到過美國，在「福特」汽車工廠要做過工，戰爭時他是一位飛機工廠的經理，他這次到前線去，是奉斯大林的命令去研究一架被擊落的德國驅逐機，因此得和他十二年沒有見過的哥哥相會面。短促的相見之下，他的銳利的眼光，立刻就看出他的哥哥的落後無知，和他這樣講過：「我們還有許多缺乏文化的指揮官，不懂得現代戰爭，我們的不幸就在這裏。僅僅靠了勇敢，是不能打勝仗的。要想打勝仗，除了勇敢之外還需要善於打仗，善於用現代化的方法打仗，應當學會現代化的打仗。內戰的經驗已經不够應付的了」。因此他勸他的哥哥能够引身自退，虛心學習，並希望軍隊中的其他將領和他作鬥爭，甚至不惜「把這個老水牛打出血來」。他還引用了工業中的情形作例證：「你應該記得，在工業方面所發生的事嗎？剛開始的時候，在很多的工廠裏面坐着的一些經理，他們都是年老的，有功勞的，有威望的同志，他們拿自己起了老繭的手，粗大的鞭子，和堅決的語言來自吹自誇，然而他們不懂得，並且也不願意懂得技術上的事，管理工廠更不內行。一開口就講自己是窮苦出身，但是不願意學習，不願意拿新的經驗，來充實自己的舊的知識，結果怎麼樣呢？工廠的工作簡直糟透了，就因為差不多到處都是這些有「威望的」和自鳴得意的不學無術的傢伙。如果黨中央委員會不絕然地轉變方針，不派許多工程師，技師，專門人才來領導這

些企業的話。那麼工人們會無條件地說：你們既然不會管理，那就滾蛋吧，……那些不學無術的傢伙，不管他們怎樣叫喊，誰也不會支持他們的。人民只敬愛和需要那些內行而又聰明的領導者」。米朗的這一段話，雖然講的是工業中的情形，假如用在前線上的話，那正是針對着高爾洛夫這批人而講的。當他後來離開前線時，他還再度地勸過他的哥哥：「你知道，哥哥，不應該欺騙自己和國家。你不會並且也不能指揮前線。這不是你所擔任得了的，現在時代變了。當你打內戰的時候，幾乎沒有大炮，敵人有的大炮也不多。那時候打仗沒有飛機，沒有坦克，沒有像樣的技術，這些東西現在都有了，並且要懂得文化，像懂得自己五個指頭一樣地清楚。……你懂得很少，甚至完全不懂得。你應自動引退，要放明白一點……」其實這時候，莫斯科已作了決定，送高爾洛夫到「歷史垃圾堆」去休息了。

在全劇中，不僅米朗和他的哥哥形成了一個對照，這種情形也表現在塞爾蓋身上，他反對他父親的作風而站在奧格燎夫一邊的。又如軍事委員會的委員蓋達爾，他本人未嘗不了解「戰爭是計算，是算術」，他也知道軍隊中到處存在着高爾洛夫的這樣的壞作風和不高明的人物，但他還不敢大膽地去和這種無知宣戰。這直到後來事實教訓了他，他才毅然地反對了高爾洛夫，並且說道：「我同你工作很合得來，簽字、蓋印、爭論、但是從來沒有決裂過，我根本沒有做到一個真正的領導者。因此我也

得了一個教訓，一輩子都記住，——一個很好的教訓」。

至於講到塞爾蓋的那一群「使徒們」——戰士英雄們，更是一些可愛的人們，他們爲了祖國英勇作戰，爲了祖國的事業獻出一切，以至他們最寶貴的生命。其中像奧斯塔平科更是一個光輝的例子，他在臨死之前還留下這樣一個條子：「我請求不要拒絕我加入列寧——斯大林的黨。如果我被打死了，務必算是作爲一個共產黨黨員而陣亡的。」這種決心和不朽的願望，只有在忠於黨，忠於祖國和人民的人的身上才可以發見。

從這些人物的分析上，我們就可以看出一個紅軍勝敗的關鍵的問題，而這個勝利的希望，是只能寄托在奧格僚夫這一群人身上的。

五

「前線」並不是一個平凡的劇本，它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內容的。在這裏面，我們不只看出了兩種思想的鬥爭，我們還看出了斯大林關於軍事的學說以及對於新舊幹部的一切意見的表現。

我們平時都知道斯大林是一個卓越的政治家和黨的領導者，其實斯大林還是一個卓越的軍事領袖，這表現在他在蘇聯國內戰爭時的許多光輝的戰蹟上，同樣地也表現在這次蘇德戰爭中的英明的領

學上。這正如同伏羅希洛夫在「斯大林與紅軍」一本小冊子中所說的：「自從斯大林同志領導我們粉碎了丹尼金以後，他作爲一個頭等組織家和軍事領袖的威信，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間，斯大林同志可以說是中央委員會凡遇到最危險最緊急的地點，便將他從這一個戰線調到別一個戰線的唯一人物。在相當安穩和相當順利的地方，在我們佔勝利的地方，是沒有看見過斯大林的。可是，在紅軍因許多原因而遭受挫敗的地方，……就有斯大林出現了。……關於這一些，他自己曾寫道：他被「變成清洗軍事機關污穢垃圾堆的專家了」。『他能在各種各種困難條件下，以革命戰略家的偉大天才，正確地規定主要攻擊的基本方向，巧妙地運用適合環境的戰略，獲得預期的結果，這種無產者戰略家的策略家的風度，國內戰爭以後，他仍然保留着。這是大家所深知的』。

斯大林不僅繼承了俄國過去許多偉大的將領的光榮傳統，他還能按照實際的情況，來勝利地戰勝敵人。像紅軍從去年春初直至目前的這種驚人的戰果，先將敵人驅出國境，並進而境外追擊與消滅敵人，這都不是偶然的。

這連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的命令中，斯大林就明顯地告訴我們，德寇雖然還在繼續前進，叩擊斯大林格勒的大門，但是它的力量已經逐漸在削弱了；蘇聯的力量則已經更強大了，蘇聯的國際關係也更加鞏固和發展了，紅軍也比戰爭開始時組織得更好，更有實力了。紅軍「已奪得了在戰爭進程中

的轉變，已由積極的防禦轉變到向敵軍舉行勝利的進攻」的時期。接着斯大林就指出：「紅軍擁有實現這個崇高目的的一切必要條件。所欠缺的只是一點，這就是爲反對敵人而充分利用我們祖國所供給的頭等技術的技能。所以紅軍的任務……就在於學習軍事，要堅耐奮勉地學習，要精通自己的武器，要成爲熟悉本行技藝的匠師，這樣來學會百發百中射擊敵人。只有這樣，才能學會戰勝敵人的藝術」。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紅軍勝敗的關鍵。事實上呢？在當時的紅軍中確有着大大小小的高爾洛夫們，他們有功勞，忠誠而又勇敢，但他們沒有使用頭等軍事技術的本領；他們是老資格，自滿自足，不肯學習，反而來打擊和排擠無數的奧格燎夫們，他們不但不能扭轉紅軍勝利的關鍵，反而成了它的障礙。因此，考納丘克的「前線」在這時候發表，是具有很重大的教育的意義，並且是恰當其時的。它正是體現了斯大林的這種意見，去和紅軍中的高爾洛夫們作鬥爭，成了轉換戰局的一個要素。繼此而來的，就是紅軍的冬季反攻，在一九四三年初粉碎了斯大林格勒的包圍，並南起高加索，北從列寧格勒，全線地來打擊敵人，開始整批地把德寇驅出國境。

我們再看斯大林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紅軍節的命令中，又這樣指出：「二十個月以來，紅軍在戰爭的進程中已變成了基幹軍隊。它已學會了照現代軍事科學的要求估計到敵人的弱點和優點而百發百中地打擊敵人。千百萬的紅軍戰士已成了精通自己武器的匠師……成萬的紅軍的指揮官，成

了統率軍隊的匠師。他們已學會了將個人的勇敢精神，與善於在戰場中領導軍隊的才能配合起來，拋棄了蠢笨的和有害的直線式的戰術，而鞏固地站在機動戰術的基礎上」。這也正如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所說的：「勇敢和剛毅；這僅是英雄主義的一方面，同樣重要的，就是另一方面，這就是技能。人們當說，勇敢能奪取一個城池。但是，這僅僅是當勇敢、剛毅、準備冒險的精神，和卓越的知識配合在一起時才有可能」。但是，大大小小的高爾洛夫不瞭解也不願意瞭解這一點，他們以自己的落後為誇耀，說打仗用不着靠什麼技術，「而是靠英勇、果敢」，說「戰爭是冒險，而不是算術」，甚至自稱起是「蘇伏羅夫學派」了，其實寫過一本「致勝的科學」的蘇伏羅夫，是既重視勇敢，也重視作戰技術的。

爲了警告和預防還帶着高爾洛夫氣質的人們，斯大林在一九四三年的紅軍節的命令和五一節的命令中又再昭告大家：

「……在我們軍隊中，不應該有泰然自若，漠不關心，自驕自傲的情緒……。

「全蘇聯人民都以紅軍的勝利而歡欣鼓舞。可是紅軍的戰士，指揮官和政治工作人員們，必須牢記着我們導師列寧的遺訓：「第一件事，不要因勝利而昏迷；不要自驕自傲；第二件事，鞏固自己的勝利；第三件事，徹底消滅敵人」」（紅軍節命令）。

「在開戰以來，紅軍已獲得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幾千萬戰士，已精通了自己的武器。許多指揮官已學會了在戰場上指揮軍隊的本領。可是以此心滿意足，那就太不聰明了。戰士們，必須學會精通自己的武器。指揮官，必須成為指揮戰鬥的巨匠。而且這還不夠。在軍事上。特別是在現代的這樣戰爭中，是不能夠停留不進的。在軍事上停留不進，就是等於落伍。大家知道，落伍的人，就會挨打的。因此，現在主要的事情，就是要全體紅軍與日俱進地完善自己的戰鬥技能，要紅軍的全體指揮官和戰士研究戰爭經驗，學會怎樣打勝仗」（五一節命令）。

把這些意思說得更具體地話，就是：

「各兵種的指揮官和集團部隊的指揮官，要成為統率軍隊的匠師，善於組織各兵種協同動作和指揮它們作戰。要研究敵情，改善軍隊的耳目——偵察工作，要記着，沒有偵察工作是不能準確地打擊敵人。提高各部隊司令部的工作文化，使紅軍部隊和集團的司令部成為統率軍隊的模範機關。……」

這些辦法，正是對於高爾洛夫們，烏傑羅吉爾尼們以及高爾洛夫們的司令部的一些直接的指摘和糾正的方法。也正是「前線」中所指示出的和迫切需要糾正的。

同樣地，我們在斯大林的戰前的著作和文章中，也可以找到許多寶貴的意見。

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就早已指出過像「前線」中的高爾洛夫型的老幹部：「老幹部當然是黨和國家的一筆巨大的財富，……老幹部通常總是不多，……在老幹部中，還有這樣一部分人，他們有時懷着一種頑固的守舊的癖性，拘守成規的癖性，於是就看不見實際生活中的新穎事物。這就叫做喪失對於新穎事物的感覺。這是很嚴重而危險的缺點」。高爾洛夫就正好是這樣的一種老幹部，他自高自大，拿自己的落後無知來誇耀；他不肯學習，不想力求進步；他也不肯放手開展自我批判，更不接受人家的批評。雖然他過去有過光榮的歷史，有過好的品質，但這一切都成了他進步時的沈重的負擔，都成了他發展的道路上的絆腳石，他是中了他自己的主觀與經驗的毒液，高爾洛夫不但無自知之明，他還會威嚇人家，以為大家少不了他，沒有他就打不了仗，對這種人應該怎麼辦呢？斯大林說得好：

「那些從前有過某種功勞現在已儼然以顯貴自居的人，……他們以為自己是無可代替的人物。……應該如何處置這種工作人員呢？應該毫無遲疑地撤銷他們的領導任務，不管他們從前有何功勞。……所以必須這麼辦，是因為要打滅這些妄自尊大的顯貴官僚的傲慢習氣，讓他們去安分守己」。高爾洛夫最後所受到的，也正是這種懲罰。

至於講到新幹部，斯大林曾多次談到這個問題，他這樣說過（一九三九年）：「至於年輕幹部，他們當然是沒有老幹部所具備的那種經驗，鍛鍊，精通事物的知識，決定方針的力量。可是，第一

，年輕幹部是佔絕對大多數的；第二，他們雖然年輕，暫時還不會衰老亡故；第三，他們具備着綽綽有餘的對於新穎事物的感覺……；第四，他們是長進得和開明得非常迅速，他們向上飛奔得很快，在不遠的將來，就會趕上那些老頭子，而與他們並肩前進，成爲他們有資格的替班。所以，任務是不在於——或是指望老幹部，或是指望年輕幹部；而是在於抱定方針，去把老幹部和年輕幹部配合起來。斯大林這種對於老幹部和新幹部的看法，完全是正確的，而又不偏不倚的。他要大家注意審查老幹部，同時又「要及時和大膽地提拔新起的年輕幹部，不要讓他們永遠停滯在一個地方，不要讓他們冷淡下去」。斯大林在另一處地方（一九三五年）也批評了不愛護幹部的情形：「我們在實際上往往看見那種用官僚主義刻薄態度而且用簡直豈有此理的態度對待工作者的事實。也正因爲如此，往往不考察人材，……而把他們東拋西擲，如同拋擲棋盤上的小卒一樣」。高爾洛夫就正犯了這樣的毛病，他輕視奧格燎夫，他瞧不起年輕人，蓋達爾說得好：「遺憾得很，這在我們高級指揮官裏面，（還有這種情形）。不論是多麼有才幹的青年指揮官，假如沒有和他們一塊兒參加過內戰，那麼大家就不承認他。在面子上，拍拍他們的肩膀，而實際上却是輕視的」。他們始終不能瞭解斯大林所說的：「應該更大膽地提拔年輕有才幹的將領到領導的職務上去，和老年的將領們同在一起工作」的道理。

講到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問題，斯大林也曾這樣說道：「列寧教訓我們，正直地揭發黨的錯誤——

檢查發生這些錯誤的根源，指出必需改正這些錯誤的途徑，這是正確地指導與教育幹部，以及正確地指導與教育工人階級與勞動群眾最有保證的方法之一，……這是說，布爾塞維克的任務，不是掩飾他自己的錯誤，不是迴避他的錯誤的問題，……而是誠實地公開地承認他的錯誤，誠實地公開地改正這些錯誤，只有這種善於和敢於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的黨和幹部，才是不可戰勝的黨和優秀的幹部；凡是用百事大吉的虛偽來掩蓋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不能容忍批評和進行自我批評，浸滿自滿情緒，一味自高自大，並且開始高枕而臥的人，那就成爲不可救藥的了。至於那種害怕公開批評，說「公開批評錯誤是不方便的」，甚至主張「掩飾錯誤，減輕批評或者更好一點——讓過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不是根本的錯誤，而且非常的危險」。黨如此，幹部如此，軍隊也是同樣的情形。斯大林在另一處地方，更又闡明了自我批評的意義，現不妨也引在此地：「如果我們不去誠懇地直爽地進行自我批評，不去誠懇地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就堵塞了前進的道路，堵塞了改善我們事業的道路，堵塞了我們的事業獲得新的勝利的道路。……要知道我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地前進着。……我們的前進是產生於鬥爭中，產生於矛盾的發展中，產生於克服這種矛盾中，產生於揭露和消滅這種矛盾的過程中。……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有什麼東西在那裏死亡下去，但是那些日趨死亡的東西決不願意簡單地就死亡的，而是拼命地想維持自己的生存，堅持他那已經腐朽的事業。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有些新的

東西在生長出來，而這些正生長出來的東西，決不是簡單地就生長出來的，而是大喚大叫地爭取他生存的權利。新東西和舊東西之間的鬥爭，垂死者與新生者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基礎。我們如果不去誠懇地公開地指出我們工作中的一切缺點和錯誤，那就等於自斷前進的道路。但我們是想前進的。正因為我們是想前進，我們就應該把誠懇的革命的自我批評，作為我們極重要的任務之一。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前進，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發展。……「蘇聯的紅軍之所以堅強，正是因為紅軍中有自我批評，這也正如斯大林所說，不怕批評和改正自己錯誤的軍隊，「它才會成爲不可戰勝的軍隊」，這種道理，正是高爾洛夫所不瞭解的。

六

考納丘克的劇本「前線」，在最初發表時，也不是立刻就被所有人都接受的。有些人覺得批評得太利害了，有些人懷疑能不能這樣公開的批評，而在這些人之中，就有着不少的赫里朋們，克里空們。事實告訴我們，那些沒有勇氣批評自己和接受批評的人，都正像高爾洛夫之流一樣地被淘汰了，並且「真理高於一切」，正因為考納丘克大膽地揭破一切虛偽，暴露出鐵一般的事實，所以它轟立不動，被譽爲是蘇聯抗戰中最好的劇本，而得到了斯大林文藝獎金。

在蘇聯報紙上所發表的那篇論考納丘克的劇本的文字，在結尾時寫道：

「考納丘克的劇本『前線』的刊行，是我們紅軍偉大的力量和澎湃的生氣的表徵，因為唯有相信將來，相信勝利的軍隊，才能這樣直接地尖銳地揭露自己的缺點，和迅速地設法肅清它們。列寧和斯大林經常強調地說，布爾塞維克應當公開地承認自己的缺點，找出它們的原因，採取迅速肅清它們的步驟。這種自我批評，是一個認真而有力量的政黨的標幟。害怕承認缺點，不願意改正缺點，害怕自我批評，這都是懦弱和對於自己的事業的正義性缺乏信心的標幟。」

「考納丘克的劇本充滿了力量和信心。在這個劇本中預示出前進人民的勝利。……」

考納丘克的這個劇本，是他經過了對於事物的深刻的觀察與分析之後所得出的結論，它具有高度的真實性，教育性和教訓性，這正是它有價值而不朽的地方。這個劇本所揭發出的真理，是值得我們虛心地學習和檢討的。也是值得我們虛心去接受的。因為高爾洛夫並不只存在於蘇聯的紅軍中，也存在於其他地方，存在於我們的身上，存在於我們的一切事業中。我們應該有勇氣正視現實，拿「前線」的例子作爲一個教訓。來切實地改正我們自己的錯誤，讓我們深深地記着這句話：

「打倒高爾洛夫精神！」

論考納丘克的劇本「前線」

——這編劇評，係於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同時發表在「真理報」，「消息報」等

報上，未署作者姓名——

亞力山大·考納丘克的新作品的力量，它所以能在讀者們中間獲得成功的泉源，是在於藝術形象的真實和生動，是在於描寫的勇敢和公正。在這個劇本中，提出了激動着每一個蘇維埃愛國者的各種問題，——這就是關於紅軍的成功和失敗的問題。

老布爾塞維克和有才幹的工程師米朗，在劇本中說道：「人民只敬愛和需要那些內行而又聰明的領導者」。這就是劇本的內容。在這些簡明的，然而又非常富於表現力和意義深重的畫面中，表現了在前線中的人民，表現了內行的和聰明的領導者，不內行的和不聰明的領導者。戰爭考驗了所有的人。誰經不起這種嚴酷的考驗，誰就被剔除出去。現實的教訓就是這樣的。在蘇維埃國家裏，任何東西，無論是個人的勇敢也好，無論是往日的功勳也好，都不能挽救一個不內行的不聰明的領導者。

裁判的高潮是發生在前線，在司令部的辦公室裏。爲了更加強調鬥爭的全部重要的意義，考納丘

克使得一個家庭中各個份子都在這個鬥爭中相衝突。親兄弟米朗和親兒子塞爾蓋，揚被前線總司令伊凡·高爾洛夫的無知，落後，拘泥。伊凡和米朗兩兄弟，年齡相差不多。他們兩個人都參加過內戰。但是伊凡是蘇維埃生活中的舊的化身，米朗則是新的化身。兒子不跟着父親走，而是跟着叔叔走。他不怕同親愛的父親決裂。他公開地批評他：「至於我的父親，老頭子，是個眼光淺薄的人。嘿，真氣人」。

正像所有的蘇維埃愛國作家一樣，亞力山大·考納丘克不怕公然地說出妨礙我們戰勝敵人，說出我們有些指揮官在作戰領導方面的各種缺點的那個苦痛的真理。這個劇本針對着這些指揮官的作爲，予以尖銳而嚴格的批評。考納丘克勇敢而堅定地指出紅軍中阻撓着我們的英雄們摧毀德國人的一些陰暗方面。他不僅揭露出前線總司令的無知，並且，還指出這種狹隘和無知，停滯，保守，不願意追隨着前進的軍事科學的發展進步，是隱藏在這位大將軍的傲慢和虛偽的自尊自大下面的。

對於自己的事業的正義性和對於勝利很少或者完全沒有信心的軟弱的軍隊，是不敢在戰時公開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且立刻就進而來改正這些錯誤。「正在行進中的馬不換鞍套」——在這句俗話底下，正掩藏着那些害怕堅決地克服自己的缺點和改正錯誤的人們。只有相信自己的力量，抱定主意向勝利邁進的強大的紅軍，是不怕公然地指出自己的錯誤，是不畏懼爲改正這些錯誤而需要的巨大工

作的。蘇聯人民之所以不怕面對着真理，這是因為他們堅決相信紅軍的力量，他們深知道在紅軍中起重要作用和指出方向的，並不是像伊凡·高爾洛夫型的落在生活後面的人們，而是像奧格格洛夫這樣的新的人物。公開的批評紅軍的缺點，我們正以全力在進行着。肅清這些缺點，能使得紅軍更加堅強和更加富有戰鬥力。

這一切都展示在考納丘克的劇本裏，而這個劇本的藝術上的重大意義，就在於此。

戰爭不是一所學院，戰爭不是一所學校，在戰爭的時候是打仗，而不是學習，——伊凡·高爾洛夫以一個老戰士的剛愎自用所說出的許多格言的思想，就正是這樣的。然而在實際上，戰爭是一所軍事科學的高級學校，戰爭——這就是知識的考驗，高爾洛夫經不起這種考驗，試練。他垮台了，因為他不願意承認現代軍事科學的力量。

可是高爾洛夫糟糕的地方，不僅在於他沒有在戰爭中學習。他在戰爭之前也不願意學習。在他的自述中，他是這樣來描繪自己的，他「沒有上過任何大學」，他沒有進過軍事學院，他不是「一位理論學，而是一匹老的戰馬」。他到過德國。他在德國總參謀部所準備的現代戰爭的戰術裏面，看出什麼新的東西呢？沒有，他說：「我不喜歡德國！苦燥無味。我們在法國可住了一個時期，倒不壞」。

高爾洛夫在這次戰爭之前就是這樣生活的，他沒有學會用新的方法，用現代化的方法打仗。

伊凡·高爾洛夫本人是個勇敢的人。高爾洛夫有過光榮的過去。他是一個天賦很高的人。在內戰中他很有功勳。高爾洛夫很可以成爲一個頭等的將領。指揮官們和戰士們都敬愛他。繼承着父親的勇敢的兒子，也愛他。他有多年積累起來遠遠沒有失掉價值的豐富的經驗。祖國多麼需要這樣的人呀！他們能够作多麼多的事情呀！前途仍然是遠大的。高爾洛夫還沒有老，雖然大家都叫他「老頭子」。蓋達爾說得對，老的將領比年輕的，更能成爲現代作戰方法的大能手，——可是只在一個條件之下；就是他們要願意在戰爭的經驗中學習。

但是高爾洛夫並沒有這個願望。內戰的經驗（在當時，技術——飛機，坦克，自動步槍——還起着次要的作用），使他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使他對技術估計不足，因此，也就使他對於軍事科學估計得不够。高爾洛夫的戰略，是以原始的襲擊爲根據的。這就是他的格言：「我們打敗任何敵人，不是靠無線電通信聯絡，而是靠英勇、果敢」，「戰爭——這是冒險，而不是算術」。

高爾洛夫對軍事文化是忽視的。他輕視地講到他的幾個指揮官——「他的老是在空談論什麼軍事文化」。高爾洛夫在口頭上不住地這樣說着，當作是對自己無知的辯護。他的幾乎等於罪惡的錯誤，就在於他把勇敢、剛毅，和軍事文化及科學對立起來。在現代戰爭中，它們是應當配合起來的。只有這

個結合，才能發生力量。凡是在它們之間發生了衝突的地方，也就是軍事的弱點和失敗所不可避免的
地方。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說過：「勇敢和剛毅，這僅是英雄主義的一方面，同樣重要的就是另一方面，這就是技能。人們常說：勇敢能奪取一個城池。但是，這僅僅是當勇敢、剛毅、準備冒險，和卓越的知識配合在一起時才有可能」。

伊凡·高爾洛夫的粗魯，他的老戰士的作風，使得他周圍的阿諛者，稱他的戰術是「蘇伏羅夫式的」。再沒有比這更錯誤的事了！蘇伏羅夫非常重視軍事教育，而他本人則是他當代的最有教養的將軍之一。他把襲擊的要求，同嚴格地計算一切決定勝利條件的「目測」的要求相聯繫起來。蘇伏羅夫有句大家都知道的名言：「不是用數量來打仗，而是用技能來打仗」。

高爾洛夫不知道、不瞭解、並且不願意瞭解技術在現代戰爭中的意義。技術把許多新的方法帶進了戰爭。高爾洛夫不去把握這些方法。因此，最豐富的技術，在他的手裏面，就沒有產生出像在那些會使用現代化的方法去打仗的人們手中所應有的那些效果。

糟糕的是高爾洛夫的軍事上的落後性，散佈在他的四周圍。他的最親近的助手，都是同樣一些不學無術的人。

高爾洛夫在指揮官幹部中，不能夠培植出他們對於軍事文化的尊重，培植出在實際上，在戰爭的經驗中學習的願望與技能。如果考納丘克把前總司令的形象，選出來作一個藝術上鞭策的對象，那只是因為在這個崗位上，能最清楚，最明顯地看出落後的危險，和忽視軍事科學以及忽視軍事文化的危險。實際上，高爾洛夫——這是許多小的高爾洛夫，其中包括中級和下級指揮官們的集體的對象。所有的人：無論是戰士和軍曹，無論是軍隊和前線的總司令，都需要學習和把握軍事科學。

同高爾洛夫最接近的人，他的司令部裏面的上層份子，都是一些同他本人一樣無知的人。作者在這裏採用了某種程度的藝術誇張的手法。赫里朋，克里空，齊赫，烏傑維吉爾尼等人的名字。正指出了他的意圖。這是為劇本的諷刺的構思所允許的。考納丘克的任務，不是想把某個一定的司令部按原樣地用照相照出來。他描繪出一般總合的特點，像畸形的赫里朋，或者是克里空，也許在現實中沒有這樣的人。但是赫里朋或者是克里空的特點，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找到，可能在不同的人們中間碰見。這些特點並不是罕見的。

這個集團圍繞在高爾洛夫的周圍，這並不是偶然的。所有這些典型，都蘊藏在高爾洛夫的無知的陰影之下。在這裏他們更覺得方便。按照一般的法則講，他們比高爾洛夫還壞，高爾洛夫雖然有着各

種缺點。至少還不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不是一個懦夫，不是一個掩護大家。他們所有的落後性都聯合在一起了。他們無論老幼，都不願意學習。因此他們都是閉着眼睛的瞎子。前線總司令部的參謀長卜拉高恩拉伏夫，本性上是一個做官的。烏傑維吉爾尼照舊的方法做情報工作，因此，在實際上就等於沒有情報。代替情報的，却是一大堆的謊言。軍事記者克里空，是一個大膽的謊言家和拍馬屁的人，不願意看見愛國戰爭中的真正的英雄們的生活。無怪他自己這樣說自己：「如果我僅寫我所看到的一切，那我就不能夠每天都寫了」。

所有這些激起作者和讀者義憤的人，都正像投向火光一樣的，墮到高爾洛夫的司令部裏來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人的價值，但他是被阿諛慣壞了；他是需要誇獎的。他受不了自我批評。他把任何批評的意見，都看作是對個人的污辱，是對自己的威信的損害。某些指揮官們喜歡他的這種粗魯。他對於軍事文化的譏笑，是適合某些人的口味的，高爾洛夫在前線總司令這一崗位上的危險性，就在於他自己不學習，而且妨礙別人去學習用現代化的方法打仗。

正因為這個原故，就使高爾洛夫同紅軍的實際上的領導幹部，同紅軍的下級幹部相衝突。高爾洛夫脫離了現實，以至成了紅軍的尾巴。高爾洛夫落後於現代軍事科學的標記，是表現在各方面，首先是表現在他的作戰計劃上。按照奧格廖夫夫的說法，這些計劃是沒有意義的。前線不按照總司令的計劃

打仗，而是按照得到莫斯科總部批准的軍長的計劃打仗。複雜的和危險的情況，決定了高爾洛夫的個人的悲劇。他被撤職了。「我們看吧，你們缺了我將怎麼打仗」，——這是高爾洛夫在離別時所說的話。但是少了高爾洛夫之後仗要打得更好些，這是很明顯的事。所有高爾洛夫周圍的親信，都跟着他下台了。同奧格燎夫一齊出現的，則是一批為戰爭本身所提拔，在戰爭中受過考驗，學會用新的方法打仗的新的人物。

劇本中的第一景，是描寫高爾洛夫的司令部，他自己在這一景中，佔着主要的地位。當時造成了
一個印象，好像高爾洛夫是這個劇本的中心人物。膽怯的讀者會發生這樣的疑問：這一景是正確的嗎？色彩上是不是太濃厚了呢？在戰時應當這樣來表現出高級指揮部嗎？

在第一景之後就繼着其他的各景，劇本中的一切標準都改換了。高爾洛夫退到了第二位。他變得
不重要了。這時候其他的人——奧格燎夫，米朗，軍政治部主任奧爾利克，少將科洛斯，塞爾蓋以及
他的幾個英勇的砲手們——「使徒們」，都露出頭角來了，他們變成了劇本真正的中心人物。代表
蘇聯人民和紅軍的，是他們，而不是高爾洛夫，他們是紅軍的今天，而高爾洛夫則是紅軍的昨天。

奧格燎夫是一個鄉村牧師的兒子。在內戰時，照高爾洛夫的說法。「他還在桌子底下爬呢」。但

是他當個紅軍，並不比高爾洛夫來得壞。他整個年青的生活，都是在學習軍事，他是用血的紐帶和紅軍緊密地相聯繫着而長大的。他珍貴內戰時的傳統，但是這些傳統，並沒有成爲妨礙他學習新事物的教條。他在戰爭中繼續學習。注意地並且批判地觀察敵人，號召大家不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太高，並去跟敵人學習。當他的參謀長誇獎德國人的狡猾時，奧格燎夫指摘道：「一點狡猾的計策他倒也學不出。相反地，他們不會利用我們的愚蠢，太不會利用了。」

奧格燎夫很年輕。「他開始打仗的時候當上校。過了三個月就升任少將，而現在是軍長」。在本劇的最後一景時，他被任命爲前線總司令。這是在愛國戰爭中提拔有才幹的青年的典型圖案。奧格燎夫着起慌來，聲明說他太年輕了。不能夠統率前線。蓋達爾就用斯大林的話，來反駁了他這種覺得太年輕的看法。蓋達爾說道：「斯大林說，應該更大胆地提拔青年的有才幹的將領到領導的職位上去，和老年的將領同在一起工作，並且還要提拔那些能夠用現代化的方法，而不是用舊方法打仗，能够在現代戰爭經驗中學習，能够不停地成長和向前進步的人」。

奧格燎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老少將科洛斯，是內戰的參加者，是高爾洛夫的老同事，也是這樣的一個人。軍政治部主任奧爾利克是這樣的一個人，有才幹的塞爾蓋·高爾洛夫，一個勇敢的陣亡者，是這樣的一個人。卓越的士兵們——奧斯塔平科，高美勞里，巴希雷科夫，沙雅美托夫——這些

塞爾蓋的光榮的「使徒們」，獻身的蘇維埃愛國者，一直到他們最後的一息還保衛着偉大的祖國的人，是這樣的人們。我們的軍隊，就是由這些人們組成的。

奧格燎夫有他自己周圍的人。警衛軍上尉塞爾蓋。奧爾洛夫的部隊，對他們自己的長官表示出無限的忠誠，敬愛他，信任他，因為他們在他的身上看出了這是一個內行的，勇敢的和聰明的領導者。塞爾蓋對奧格燎夫少將表示出無限的忠誠，信任他，把他看得比自己親身的父親還高，因為他在他的身上看出了這是一個內行的，勇敢的和聰明的領導者。紅軍就是靠這種信任團結起來的。高爾洛夫的撤職，絲毫都不是偶然的，連他自己的親人都反對他，首先這就是他的親兄弟和親兒子。

紅軍產生過這種不願意學習，因此也不會用現代化的方法打仗的指揮官。紅軍變得更加堅強了。只有懦弱者才胆怯地隱藏起自己的缺點，有力量者不怕揭破它們，並且還要消滅它們。

那些由米朗，塞爾蓋，奧格燎夫，科洛斯等人的嘴裏所講出的非難的，批評的和憤慨的話，並不是考納丘克簡單地幻想出來的。這些話是他在紅軍裏而聽來的。他用藝術的形式再把它們重覆了一遍。當然，會有些人不瞭解考納丘克的劇本而感到氣憤的。像赫里朋和齊赫這類的人，就會覺得對於我們的缺點的這種尖銳的批評，是「危險的」。他們時時刻刻總是擔心着：「可不要發生什麼事」。當然，克里空們不會瞭解，爲什麼要出版考納丘克的這個劇本，現在他們在叫喊着，說是沒有像克里

空這類的人物的。但是這些常常叫喊的人，就有點像克里空們。現實的生活毫不客氣地，把那些不願意用批評的態度檢討自己的事業，不願意在現代戰爭的經驗中學習的人們淘汰掉。

x

x

x

考納丘克的劇本恰當其時地問世了。老少將科洛斯在劇本中說道：「真理高於一切」。真理就在於我們有戰勝敵人，有保衛我們的祖國，和消滅吃人的法西斯的一切的條件和一切必要的東西。祖國給了紅軍以頭等的技術。爲了勝利，它是什麼也不珍惜的。我們還欠缺什麼東西呢？「我們只欠缺一樣東西——這就是爲反對敵人而充分利用我們祖國所供給紅軍的頭等技術的技能」（斯大林語）。整個紅軍（從高級指揮官一直到普通戰士）的任務，——就是要成爲自己的事業的專家，要研究自己的武器。指揮官們的武器，——這就是率領軍隊，和各兵種的協同動作。因此，指揮官們就應當研究現代的作戰方法，學習用現代的方法打仗。那兒沒有堅決的願望去學習，那兒的事情就亂七八糟。因此那兒就會開始出岔子。

考納丘克的劇本，號召大家同驕傲，同自鳴得意，同保守，同誇獎與阿諛作不妥協的鬥爭。劇本使得每一個工作人員反省，對自己的缺點採取批評的態度，不屈不撓地完成自己的事業。

在愛國戰爭的炮火中鍛鍊着新的戰士，新的指揮官，紅軍愈來愈鍛鍊得堅強了，它積累着現代戰

爭的寶貴的經驗，它對於敵人的抵抗也愈來愈強了。隨着軍事文化的增長，對於高爾洛夫型的軍事活動者的批評態度，也在成長着。紅軍有足夠的力量，來公然地剷除那些在它的軍事技能發展的道路上所發生的各種障礙。考納丘克的劇本「前線」的刊行，是我們紅軍的偉大的力量和澎湃的生氣的表徵，因為唯有相信未來，相信勝利的軍隊，才能這樣直接地尖銳地揭露自己的缺點，和迅速地設法肅清它們。列寧和斯大林經常強調地說，布爾塞維克應當公開地承認自己的缺點，找出它們的原因，採取迅速肅清它們的步驟。這種自我批評，是一個認真而有力的政黨的標幟。害怕承認缺點，不願意改正缺點，害怕自我批評，這都是懦弱和對於自己的事業的正義性缺乏信心的標幟。

考納丘克的劇本充滿了力量和信心。在這個劇本中，預示着新的前進人民的勝利。勝利一定是屬於於崇高的塞爾蓋的英勇的「使徒們」的，屬於有才幹的奧格嫩夫的，屬於像米開一樣的蘇維埃工業的工人人員的，屬於整個紅軍，屬於蘇聯人民的。

人物表：

高爾洛夫——前總司令

蓋達爾——軍事委員會委員

拉高恩拉伏夫——前總參謀長

奧格燎夫——軍長

科洛斯——騎兵團團長

奧爾利克——軍政治部主任

烏傑維吉爾尼——前總情報處處長

高爾洛夫·米朗——飛機工場經理（總司令之弟）

高爾洛夫·塞爾蓋——警衛軍中尉（總司令之子）

斯威奇卡——警衛軍上校

克里空——戰地特派記者

齊赫——前線報紙的編輯

雅斯尼——警衛軍少校

奧斯塔平科——警衛軍中士

高美勞里——警衛軍下士

巴希雷科夫——警衛軍中士

沙雅美托夫——警衛軍下士

瑪露霞——女護士

赫里朋——前線通信聯絡處處長

梅斯特尼——市執行委員會主席

彼欽卡——戰士

格魯斯特尼——演員

指揮官們，參謀部的工作人員們，戰士們，客人們。

第

一

幕

第一景

前線總司令的辦公室。牆上掛着地圖。前線總司令高爾洛夫坐在地圖旁邊辦公。副官上。

副官 總司令同志，前線報紙的編輯、營政治部主任委員齊赫，和特派軍事記者、營政治部委員克里空兩位同志（註），請求你分出五分鐘的功夫來接見他們。

高爾洛夫 讓他們進來。（拉繩子，用布幕將地圖蓋上。坐在桌旁，開始寫字。記者克里空同編輯齊赫上。克里空的腰帶上，佩着一枝巨大的駭死手槍，胸前掛着一個「萊卡」牌的照相機。）請坐，我馬上就好。（寫完。）嗚，要筆桿的同志們，有何見教？（笑。）

（齊赫和克里空站起來。）

克里空 我很榮幸，就是首都報館的編輯部，委託我向你，向前線總司令同志，向你這位大無畏的將領致熱烈的慶賀。今天他們打電話來通知我，說你得到勳章的命令已經登在我們報紙的第一版上

（註）齊赫意為靜慢的人，克里空意為囉囉或叫囂的人，是兩個諷刺的名字。——校者

子。他們要我寫一段關於你的文字，因此我以莫大的愉快寫了一篇三百行的文章。不過爲了避免錯誤起見，請問你得到第一個勳章，是在那一年？

高爾洛夫夫 一千九百二十年。

克里空 (記下。) 是的。第二個呢？

高爾洛夫夫 第二個——是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

克里空 真好。第三個呢？

高爾洛夫夫 是在紅軍二十七週年紀念日。

克里空 好極了。(寫。) 第四個呢？

高爾洛夫夫 總四個——那就是今天。

克里空 噢，是的。請原諒。請原諒。此外還請你允許我給首飾的報紙拍一個照像。

高爾洛夫夫 (微笑。) 也許用不着吧？

克里空 那裏，不。全國人民應當知道他們自己的傑出的將領們。一分鐘的工夫。(對準鏡頭。) 這

樣，不要動。好。再來一個。來一個側面的。就這樣，好。謝謝。請原諒，總司令同志，通信總

站拒絕今天拍發我的文章。我一共只有兩篇文章——一篇是講戰士英雄們的，另一篇是講你的。

請你特別幫忙。

高爾洛夫 誰得罪了你？

克里空 政治委員。他說太長了，需要縮短一點。難道這樣的文章能夠縮短嗎？

高爾洛夫 講我個人的文章——那個請便，我想可以縮短一點；至於講戰士們的——那可不成。

克里空 無論如何不能縮短。那會使文章全部的結構鬆懈。這裏要講的是文章結構的問題，文章的風格是如此的……。

高爾洛夫 嗽，好吧，好吧。你們這些耍筆桿的人就會賣弄名詞，什麼結構啦，風格啦，還有什麼體裁，是不是？真使人傷腦筋。我們這些老粗兒是頭腦簡單的。和我們講話要簡捷了當；有什麼，說什麼。「總司令同志，請幫忙」。而我們只要能辦到的，就幫忙。（按鈴，副官上。）叫赫里朋（註）的電話。

副官 赫里朋少將在此地，他剛剛來到。

高爾洛夫 叫他來。

副官 是。（下。）

（註）赫里朋意為囉囉叫的人，是一個諷刺的名字。——校者

高爾洛夫 我很愛護和尊敬你們這些人，不過你們寫得少，做成的事也太少，你應當多到第一道防綫上去走走。那兒這種材料，……。

克里空 假如我能住在最前綫，那我真是高興極了。遺憾的是，我是全前綫的特派記者，應當留在參謀部裏，好報導一切的消息。但是請你放心，我是在此地得到材料，然後就把它編寫出來。現在我已經發表了一百零五篇講英雄們的文章。對於我最重要的是事實，而其餘的一切我自己會編造出來的。

高爾洛夫 這很好。要多多地寫。（通信長赫里朋少校上。）

赫里朋 叫我嗎，總司令同志。

高爾洛夫 請坐。你爲什麼得罪了通訊記者？

赫里朋 通訊記者同志並沒有向我請求過什麼事呀。

克里空 我向政治委員同志請求過。

高爾洛夫 你要修正修正他的腦筋，叫他下次不要再給我得罪記者先生們。這是件必要的事業。人民

應當知道我們是怎樣在打仗，我們有多少英雄。並且這也是爲了歷史呀。對不對？譬如說吧，五十年後人們打開報紙來看，好像一面鏡子，在那裏可以看見我們曾經怎樣打仗。這是件重大的事

業。

赫里朋 是，總司令同志。（向克里空。）過點把鐘後，你到我那裏去。

克里空 謝謝。

高爾洛夫 假如打開我們前線的報紙，那裏面簡直沒有什麼可看的。工作得不很好呀，編輯同志。

齊赫 請原諒，總司令同志。請允許我徵求你的意見，我們好考慮一番。盡力地去做，去改正。

赫里朋 是的，今天幾乎全版都是廢話。

齊赫 是不是那篇講通信聯絡問題的文章？

赫里朋 根本談不上什麼講通信聯絡的問題。簡直是胡說八道。這事我已經對總司令報告過了，他也同意我的意見。

齊赫 總司令同志，要知道這篇東西，是我們的戰地記者訪問奧格僚夫軍長的談話。

高爾洛夫（冷笑。）你以為軍長的頭腦裏，就沒有糊塗的東西嗎？他們的腦筋也常常要修正的。尤

其是奧格僚夫。這位先生喜歡在雲霧中生活，而我們呢——却喜歡在地面上。必須「就布裁衣」

才行呀（。註）

（註）「就布裁衣」是俄國的一句俗語，意為「量入為出」。——校者

赫爾：請原諒，在這種情形下，我認爲……

高爾洛夫：你認爲什麼？你對於軍事上二乘二是多少都不知道，一開口就是「我認爲……」。你看這算是什麼話？（拿起報來看。）

赫里朋：哦，在這裏。（用手指着。）就拿這個地方來說……

高爾洛夫：（唸。）「有些人不願意了解這本來是他們應當知道的事，就是今天如果沒有真正的無線電通信聯絡，就不可能指揮作戰。這並不是內戰時代」。廢話！他懂得什麼內戰的事情？當我們打十四個列強的時候，他還在桌子底下爬呢（註）。我們打敗任何敵人，用不着靠無線電通信聯絡，而是靠英勇，果敢。他偏要哭着喊着。說不能指揮。好吧，讓我們來教訓教訓他。

克里空：啊呀呀……

赫里朋：這一段，你聽聽吧。（唸。）「這僅是我們一些個別的指揮官和主管長官們的落後和糊塗，妨礙將無線電通信聯絡提到應有的高度。而提高它的一切條件都是具備的」。

（註）此地的內戰，係指十月革命後所進行的三軍的國內戰爭（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而言。當時地主，

資本家聯同白黨的將軍們，企圖推翻新興的蘇維埃政權。同時，英、法、日、美、德、波等十四個國

家，則實行武裝干涉和封鎖政策，企圖窒息新興的蘇維埃國家。但這個國家終於勝利了。——讀者。

克里空 啊呀呀……這是對指揮官的批評呀。

赫里朋 這還不要緊，看這裏。（唸。）「德國人的無線電通信聯絡，像其他一般的通信一樣，都是完善的，我們應當跟敵人學習並且趕過他們」。你們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任何一個戰士，任何指揮官都要讀到它的。他們對自己的通信聯絡工作會發生什麼感想呢？這能提高他們的戰鬥精神嗎？我們幹麼要宣傳法西斯的通信聯絡，誰需要這個？

高爾洛夫 好了，老責備編輯，是沒有什麼用的。他對於這個材料莫明其妙，奧格燎夫今天要來的，我們要質問他。（對齊赫。）我警告你，如果你再不好好地寫文章，每天去表揚我們的戰士英雄們，我們的勇士們，而去多管閒事，——那會沒有好結果的。

齊赫 對不住，總司令同志，我們一定要考慮，糾正。努力……

高爾洛夫 你們現在沒有事了。

（齊赫同克里空下。可是當齊赫走出門外，克里空又轉過身來。）

克里空 請原諒，總司令同志。我以中央報紙代表的資格，應當寫一篇文章批評你們前線的報紙。的確，就如同你所公正地指摘出的，它未能充分地表揚普通戰士英雄們。

高爾洛夫 那你就批評好了。修正修正我們編輯的腦筋，這會有好處的。

克里空 這命。我可以走了嗎？

高爾洛夫 去吧。

(克里空下。)

赫里朋 他簡直自高自大起來了。

高爾洛夫 誰？

赫里朋 奧格燎夫。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大元帥。

高爾洛夫 這都是年輕的毛病。開始打仗的時候當上校。過了三個月就升任少將，而現在是軍長。他的腦袋都被衝昏了，但是能力薄弱。於是他就耍花樣了，動起筆桿兒來，替自己辯護了。

赫里朋 耍花樣，耍花樣。

高爾洛夫 這是很清楚的。假定他把事情做得好些，就用不着寫文章了。我們當大兵的不用筆桿，而是用槍桿。只要你把事情做得好，動筆桿兒的人時時都有的，他們自然會出來描寫的；什麼做過了，什麼沒有做過。(笑。)

赫里朋 真對，真對。你真是蘇伏羅夫派的，伊凡·伊凡諾維奇。(註。)

高爾洛夫 講吧；你有什麼事？(赫里朋遞上一張報告。高爾洛夫讀着，寫着。)

同騎兵團的通信聯

給建立好了嗎？

赫里朋 還沒有，總司令同志。

高爾洛夫 爲什麼？

赫里朋 我想盡可能在一兩天之內，將同被特羅夫的通信器修好。

高爾洛夫

要注意，不然我會砍掉你的腦袋。

赫里朋 一切都會弄妥當的。我沒有事了吧？

高爾洛夫 好，一點鐘之後到我這兒來，我們一同吃晚飯。今天我這裏家是廢部。

赫里朋 謝謝，總司令同志。請允許我帶一點賀禮來，好嗎？

高爾洛夫 你帶什麼東西來？

赫里朋 我還留着半打陳年的白蘭地酒。

高爾洛夫 真的嗎？帶來好了。

赫里朋 是。(下。)

(註) 傑伏羅夫(一七三〇年——一八〇〇年)是俄國的一位名將，以戰術精確及英勇聞名。伊凡·伊凡諾維

奇是高爾洛夫的教名和父名。——校者。

（高爾洛夫接鈴，副官上。）

高爾洛夫 奧格熾夫來了嗎？

副官 沒有，他還沒有來。

高爾洛夫 科洛斯呢？

副官 也沒有來。外面正刮着大風雪呢。

高爾洛夫 蓋達爾在家嗎？

副官 軍事委員會委員蓋達爾正在接見政治部主任。你的弟弟米朗·伊凡諾維奇·高爾洛夫來了。

高爾洛夫 米朗？不會的吧。趕快叫他到這裏來。（站起，走上迎接。米朗·高爾洛夫上。）米朗，

你打那兒來的？

米朗 打天上來的。（互相擁抱，接吻。）嗚，你怎麼樣？

高爾洛夫 還不是天天打仗。

米朗 你還是跟以前一樣。身體健康嗎？

高爾洛夫 我的健康還可以。

米朗 還沒有變，甚至連頭髮都還沒有白，可是我已經十二年沒有看見過你了。很好，很好。

高爾洛夫：改變軍人的外貌的不是年歲，而是刺刀、子彈和碎片。你怎麼變得這樣老臉了？論年紀你比我小七歲，而頭髮全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米朗：一切都是因為戰爭呀。我們當文官的艱難得很。當蘇芬戰爭的時候，頭髮就已經花白了，而在這次戰爭中，就完全變白了。

高爾洛夫：要少鬧脾氣。學學我們的榜樣。

米朗：正是不成呀。可以抽煙嗎？

高爾洛夫：抽吧。幹嗎還要問。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在我這裏一切都不要客氣，知識份子的那一套，我真受不了，我們一切都是大兵化。抽煙，喝酒，罵架，可是只要事情辦得好。

米朗：事情辦得好，這就是好的。

高爾洛夫：爲什麼不給我寫信？你自大起來了，是不是，米朗？

米朗：那裏，你說那裏的話。當我在研究院畢業的時候，記得常常給你寫信，因爲那時候要錢用。可是你僅寄過一次錢，以後就沒有接到你的信了。

高爾洛夫：是麼？我沒有接到你的信，沒有接到。

米朗：以後我就被派到美國去了。

高爾洛夫 你到過美國？

米朗 去了兩年。

高爾洛夫 那好極了。美國怎麼樣，寫得得吧？（笑。）

米朗 我被派到福特汽車工廠去。在冶鐵間工作過，又管過轉運機，一共做了兩年。到處都是當衆一個普通的工人。

高爾洛夫 噢，我還以為只是那麼樣，到處參觀參觀罷了。當時我們也被派到德國和法國去。我不喜歡德國，枯燥無味。我們在法國可住了一個時期，倒不壞。可惜，很快地就被召回國了。那是一次很好的旅行，真好。回想起來，都感到愉快。

米朗 可是我一回想起福特工廠的轉運機工作，馬上身上就打寒戰。

高爾洛夫 爲什麼？

米朗 剛開始是艱難的。爲的不落後，不被趕出去，真要逼得你發狂。工作完畢後，勉強地拖着兩條

腿從工作間走回去。也不想吃，也不想喝，一躺下去就同死人一樣。

高爾洛夫 瓦麗亞怎麼樣？有了小孩子嗎？

米朗 沒有。瓦麗亞在我們工廠裏當設計師。我們的生活是這樣的：我早晨回家時，她還睡着；等

我醒來時，她已經在工作了。三年來，我們都是在電話裏吵罵和親嘴。我真覺得奇怪，她爲什麼還沒有把我丟掉。（笑。）

高爾洛夫 她不會丟掉你的。你雖然老了一點，可是你還很漂亮。娘兒們總是愛漂亮的男人的。

米朗 那裏，你還是什麼話，因爲時常夜裏面睡不好覺，我的面孔現在就像枕頭一樣，皺皺巴巴的。

高爾洛夫 你應當有個兒子。我的塞遼希卡（註）已經在打仗了。

米朗 真的嗎？我很想看看他。

高爾洛夫 他就要來的。我叫他來這裏過一天。他離這裏不遠。你一向就是在弄汽車嗎？

米朗 早就不幹了。現在幹的是航空事業，是整個大企業的經理。

高爾洛夫 這樣說來，你應當挨罵。飛機把我們害得好苦。你們造得太不夠了……太不夠了……

米朗 我們知道，我們正在盡力地做。你們不久就可以收到新的禮物了。整整兩個月的功夫，日日夜夜好像打樁子似的拚命地幹，算是成功了。飛行速度是那樣的快，會叫德國的航空部長戈林將軍氣破肚子的。

高爾洛夫 你少關心些什麼速度吧，而主要地是多製造一些飛機來。瞧德國人有多少飛機……

（註）塞遼希卡是謝爾蓋的親朋的稱呼。——校者

米朝 你儘開這種老調子吧，我們知道的，我們已經聽厭了你們同事們的這一套了。不要說了，把它扔到鬼那兒去吧。

高爾洛夫 爲什麼？我不明白。

米朝 我們的某些軍事戰略家們，已經叫喊了好幾年：給我們製造更多的飛機吧，速度——這是次要的問題，對我們重要的是數量。叫我們這些文官們聽了真只好瞪起眼睛，摸不着頭腦。

高爾洛夫 呸，這話對呀。

米朝 假如我們再聽信這些戰略家們的話，那麼我們現在早已完蛋了，德國人會要像打鷄鶩一樣地打我們的。

高爾洛夫 你開玩笑。

米朝 正因爲這種玩笑，我未老就先白頭了。我敢保證說，世界上再沒有一個航空工業能像我們的改進得這樣快，可是這已經費了我們極大的努力。由於這些努力，我們現在才有了完全現代化高速度的飛機……我想，很少有人能吃得消這種緊張的努力的。

高爾洛夫 然而現在不論是在地面上還是在天空中，數量依然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數量能戰勝一切。它就是軍事的實質、靈魂，這就是現在它所以最主要的原因。

米朗 可是蘇伏羅夫說過——打仗不在於數量，而在於技能的精練。質量——這才是重要的事情。

高爾洛夫 你說得真好，難道我們不會打仗，還是怎麼樣？這一套我們知道得太多了。我們知道蘇伏羅夫，並且也尊敬蘇伏羅夫，但是假如他現在還活著的話，他也會覺得吃力吧。你們當文官的，不懂這個道理。最好還是來談談你的生活吧。

米朗 經歷過很多的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今天由莫斯科一直飛來。斯大林同志召見了我們。我們和設計師一齊把新的飛機的模型拿給他看過。

高爾洛夫 斯大林同志的風采怎樣？樣子變了嗎？

米朗 這可沒有辦法告訴你。我並沒有留意。我報告了關於工廠的情形。應當報告得簡短，扼要。然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情太多了。因此只顧得記問題，記指示，至於他本人我倒沒有來得及看清楚。

高爾洛夫 嘿呀，你是怎麼回事。不作興這樣的。謁見過領袖，却講不出他是什麼樣子。老弟，你變成一個事務主義者了，事務主義者。這是不作興的呀。

米朗 也許是的吧。我會向他問起你。

高爾洛夫 他怎麼說？

米朗：他說昨天有一架德國驅逐機迷失了航線，降落在你們這裏。飛機是新型的。螺旋推進機碰歪了，其他一切還完整。因此，等不得把它運到，斯大林同志就要我先飛來看一看，——事情會進行得更迅速些。

高爾洛夫：等一下。（按鈴，副官上。）叫空軍長官的電話。

副官：是，叫空軍長官的電話。（下。）

高爾洛夫：斯大林同志怎麼會知道的？

米朗：是你通知他的。

高爾洛夫：沒有，我沒有通知。

米朗：那我就知道了。

高爾洛夫：他還說過什麼？沒有罵嗎？

米朗：罵誰？

高爾洛夫：我呀。

米朗：沒有，關於你，他沒有說什麼。

（副官上。）

副官 烏多維欽科空軍少將的電話叫通了。

高爾洛夫 (拿起電話筒。) 喂，你是怎麼一回事，啊？昨天有一架敵機降落了，你爲什麼不通知

我……有一個德國人在驅逐機上……。什麼時候？我不記得。胡說，打電話來過？沒有的事……

……，好的。那麼誰通知莫斯科的呢？哼，原來這麼着。通知莫斯科就來得及，而總司令就沒有

……這就是說報告得不好。我的好老弟，你最好少說點吧。嘴像連珠砲似的一大串，什麼也聽不

……清。以後再遇到這樣的情形，不要用電話報告，要親自來報告。啊，就是這樣……。

米朗 飛機在什麼地方？

高爾洛夫 飛機在什麼地方？是的。喂，等一等。(對米朗。) 離這兒四十公里。

米朗 我馬上就坐汽車到那裏去。

高爾洛夫 到那兒去？現在是夜裏，在雪地上走，要到天明才能到。

米朗 沒有關係。

高爾洛夫 (對電話。) 喂，在明天早晨八點正，把飛機運到這兒來。聽明白了嗎？

米朗 要小心地運來，不然我們……。

高爾洛夫 運的時候要小心，原來是什麼樣子就讓它是什麼樣子。要當心你的腦袋。(放下電話)

簡。)。你放心吧。這隻鐵鳥兒早上就會運到的。我們這裏一切都準備得像鐘表一樣。不檢你們總是開會，討論，這裏呢——只有命令，就是死也要執行。

米朗 我們等着瞧吧。

高爾洛夫 的確是如此。你今天在莫斯科看了報嗎？

米朗 沒有，沒有來得及，怎麼？

高爾洛夫 今天又獎給我第四個勳章。

米朗 是嗎？慶賀你。（握手。）慶賀你。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大概掛勳章的地方都不够了。

（笑。）

高爾洛夫 地方有的是。（笑。）不過要受之無愧才好。

米朗 是的。這就是你們將軍們的事。不是在胸前掛勳章，就是在臉上掛青傷。事實上，你們弟兄們身上掛青傷的並不多，落在我們身上的倒不少。常常是這樣。

高爾洛夫 這自然是罪有應得。

米朗 也許是的。但是，假如我站在政府的地位上，就應該多多地給你們掛些青傷，讓大家都看得見，而少給你們勳章。

高爾洛夫 你不用說了吧，米朗，嫉妬並不是美德。

米朗 一點也不是嫉妬，凡尼亞（註）。因為我看出會有一個大暴風。戰士們，中級指揮官們，指揮師團的將官們也在內，都應該予以獎賞。然而你們的同僚們，位置高一點的，等到抗戰結束以後再給獎。最好發明一種特別的勳章，一下子就蓋滿了整個胸膛，大家在一公里之外就看見了——

戰略家來了，大家都對他表示尊敬，向他鞠躬行禮。

（副官上。）

副官 奧格燎夫少將同科洛斯少將來了。

高爾洛夫 請他們進來。你去請參謀長同軍事委員會委員來。

副官 是。（下。）

米朗 我應當到那裏去呢？

高爾洛夫 你等一會兒。我馬上就辦完事。介紹你認識一下我部下的將官們，然後我們一塊兒去吃晚飯。你也許太疲倦了吧？

（註） 凡尼亞是伊凡的戰戰稱呼。——校者

米朗：沒有，沒有。

（奧格燎夫和科洛斯上。）

奧格燎夫

奧格燎夫少將奉你的命令來見。

科洛斯

科洛斯少將奉你的命令來見。

高爾洛夫

你們好嗎。讓我介紹一下，這是我的同胞兄弟，飛機工廠的經理。（各自介紹一番。）請

坐，路上怎麼樣？

科洛斯：路上不好走，總司令同志。

奧格燎夫

雪堆得很厚。坐汽車走的時候少，用手推着走的時候多。

高爾洛夫

應當坐飛機來。

科洛斯

天氣不許可。

高爾洛夫

我的弟弟是從莫斯科飛來的。

米朗：由莫斯科飛出來的時候很好。快到你們這裏的時候，我以為要摔死呢。我降落在離這裏三十公

里的地方，然後改乘汽車來的。

高爾洛夫：原來是這樣的？我以為你是一直飛來的。

米朗 不是。

（參謀長卜拉高恩拉伏夫同軍事委員會委員蓋達爾進來。將官們站起來。）

高爾洛夫 介紹一下，這是我的親兄弟。他是泰斯大林同志的命令來的。他是飛機工廠經理。

蓋達爾 非常高興。我是蓋達爾。

卜拉高恩拉伏夫 我是前線參謀長卜拉高恩拉伏夫。

高爾洛夫 大家請坐。這麼着，米朗，你同我們坐一會兒。我們馬上完事。然後我請大家在我這裏吃

晚飯。參謀長，你先來吧。

卜拉高恩拉伏夫 我想還是讓第十七軍軍長，先把執行七百六十一號命令的情形報告一下，同時也請

科洛斯少將把這事報告一下。

蓋達爾 這是對的。

高爾洛夫 那麼，奧格燧夫，就請你報告吧，要簡短。

奧格燧夫 很短。總司令同志。命令是百分之百的執行了，雖然我完全不明瞭這命令是爲了什麼。

高爾洛夫 你不要這樣急。你馬上就會明白的。

科洛斯 命令是執行了。老實說，我也不明白命令的意義。

高爾洛夫：像你這個老頭兒，就不應當這樣報告了。執行了，就算完事。而以後的結果——等一等，就會告訴你的。他因為年紀輕，還可以原諒。你却早應當知道：到什麼季節，才結長什麼蔬菜。

（笑。）對嗎？

科洛斯：是的。

奧格燎夫：假如這是關於蔬菜的話。

高爾洛夫：沒有問你。現在參謀長報告吧。

卜拉高恩拉伏夫：（從紙夾子裏面取出紙來，走近地圖，把布幕拉開。）我們的一切企圖，是奪取科洛考爾車站，遺憾得很，直到現在還沒有一點結果。德國人死守着車站，並且牽制我們的部隊到第二個月了。收復科洛考爾車站，這就是說要迫使德國人立即退到河那面去。前線總司令高爾洛夫中將，命令我們指定下列的作戰計劃：奧格燎夫軍長留一支掩護部隊，據守着北面靠近科洛考爾車站的防禦工事的地方，而他親自率領他所管轄的科洛斯騎兵團，突破敵人在亞歷山德夫卡村的防線，然後向伏朗尼·普洛特地方前進。坦克兵團配合他所帶的自動步槍隊在科洛考爾車站之南作突破的進攻，並且控制住這兩條道路。德國人爲了不致於整個地被包圍，一定會放棄科洛考爾車站，沿着唯一的一條路逃跑，但是這條路很容易爲奧格燎夫從伏朗尼·普洛特方向來切斷。

它。這麼一來，敵人只剩下一個最後的退却路線——那就是扔掉全部技術準備，在雪地裏落荒而逃。那時候科洛斯就可以發揮他的騎兵部隊的威力了。

高爾洛夫 主要的——是嚴寒將軍在幫忙。（笑。）

卜拉高恩拉伏夫 是的。這樣，德國人的部隊就什麼都不會留下來。飛機也不能幫助他們，因為大風雪不但沒有減殺，而且愈來愈凶了。前線總司令的意志，已經在各項命令中被我們實現出來了。

高爾洛夫 現在明白了吧，爲什麼要實行預先的部署？

奧格僚夫 明白了。

高爾洛夫 現在接受命令，大膽地去執行吧。（交給命令。奧格僚夫和科洛斯坐在桌子的盡頭，取出

自己的地圖，讀命令，在地圖上作記號。）

蓋達爾 （對總司令。）坦白地說，有個問題很使我不安，假定德國人調許多坦克到車站上來，那就可能發生這樣的結果：他們會把這些坦克開到奧格僚夫的後方的。

高爾洛夫 （打斷他的話。）胡扯！我們確實地知道，在車站上他們一共只有五十輛坦克，作防禦使用，停在那裏不動。

蓋達爾：如果從河那邊調來呢……

高爾洛夫：假如地震呢？（笑。）主要的只是來一次突襲。給他一個措手不及，和殲滅他。

蓋達爾：給他一個措手不及，我們能做到，並且我們也不止一次地給他措手不及，不過包圍殲

滅……

米朗：這個比較難做得成功……

高爾洛夫：那就要看指揮官怎麼樣了。蓋達爾同志，你把命令上副署了嗎？

蓋達爾：副署……倒是副署了。一切都像很對，可是我的手從來沒有像這樣發抖過。

高爾洛夫：那是因為你文官的氣息，還沒有從你身上完全脫淨。所以你的手常常發抖。什麼事情使你

不安？

蓋達爾：就是這個楔子——科洛考爾車站。假如這裏突然……

高爾洛夫：老朋友，在戰爭里面時常都有「突然」的。要大膽。對麼？參謀長？

卜拉高恩拉伏夫：細心考慮，大膽實行，——毛奇（註）曾經這樣說過。

奧格燎夫：你說得不確切，參謀長同志。毛奇說過：首先要細心考慮，然後才大膽執行。首先考慮考

（註）毛奇（一八〇〇年——一八九一年），是普魯士著名的戰略家。——校者

應是否合適，——這就等於俗語說的：「七次量體，一次裁衣」。

高爾洛夫 對的。

奧格燎夫 既然是對的，前線總司令同志，那麼你的命令，在我當軍長的非常為難，雖然站在一般人情形的立場說，我是非常高興的，因為伏朗尼·普洛特是我的故鄉，那裏有我的父親。萬一他還活着呢？

高爾洛夫 那好極了，解救你的父親去吧。

蓋達爾 這是怎麼一回事，你父親會在那兒？

奧格燎夫 當秋天敵人突破的時候，伏朗尼·普洛特就突然被敵人佔領了。

高爾洛夫 饒，年青人，講吧，講吧。（笑。）他在我們這裏現在加入進要筆桿子的一群人中間去了。你讀了他關於通信聯絡的談話嗎？

蓋達爾 讀過了。

高爾洛夫 爬到作家的行列中去了。真了不起！（笑。）我們講吧。

奧格燎夫 你總是譏笑我。但是請你相信，只要以後歷史的現實不譏笑我們，那我一點都不在乎的。

高爾洛夫 你這是指什麼？請你乾脆說個明白。

奧格僚夫 這個命令使我回想起過去的一次命令，那時你同樣地譏笑我的。

高爾洛夫 是的，那笑得對。可是那一次我們把德國人打敗了，並且收復了一個城市。

奧格僚夫 收復了一個城，打敗了德國人。可是用什麼收復的？是誰打勝的？那是憑着戰士們的果敢，中下級指揮官的英勇才收復的。那是戰士們違反了將軍險放在最不利的條件之下的命令才打勝仗的。這是事實。

高爾洛夫 有意思。再說下去。（記下。）

奧格僚夫 再說下去，——同樣的歷史又在重覆着。你說要大膽，在這個命令中沒有一點什麼大膽，甚至連影子都沒有。因為這裏面沒有思想，淨是一些「烏拉」！（註）「德律」，就好像我們面前的敵人是傻瓜，整天地在睡覺。難道可以這樣包圍嗎？你只要揮一揮手，就劃好一個包圍圈，對我們說：趕快撲上去，弟兄們，從兩面來夾攻呀。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可以隨便舉出一點來證明。你想把坦克兵團派遣到那兒去，派到鬼那兒去？事情是很明顯的：我只要一向前推進，德國人馬上就會把坦克出動到我的後方……。

高爾洛夫 （打斷他的話。）够了，奧格僚夫少將，你忘記了，這不是在青年團的會議席上，而是在

（註）「烏拉」是俄文，意為「萬歲」，同時又是一種勝利與狂歡的呼聲。——校者

總司令面前。我召你來不是爲了開辯論會的。

奧格燎夫 我早已超過青年團員的年齡了。

高爾洛夫 超過了，但看起來並不多久。不然不會搶白總司令的話的。

奧格燎夫 對不住，總司令同志。

高爾洛夫 哼。怎麼樣，老頭兒？爲什麼老用手捻鬍子。

科洛斯 （站起，激動地。）總司令同志！親愛的伊凡·伊凡諾維奇，我同你經歷了整個的內戰，我

們一塊兒開始的，我們同享過歡樂，共嘗過甘苦，爲了你我不惜生命。可是真理——高於一切。

而真理是在奧格燎夫少將這一邊的，坦克兵團不應該打發到鬼都莫明其妙的地方去，應當交給奧

格燎夫這個軍指揮。

高爾洛夫 得了吧！戰爭——這是冒險，而不是算術，應當是知道這個道理的時候了。

蓋達爾 按照我的意見，戰爭是計算，是算術。是不是我們還要聽他們把話講完？

高爾洛夫 對於我，一切都很清楚。如果你還要想聽他們講的話，那你就叫他們到你那裏去好了。扼

要的問題還有嗎？（大家都不說話。）還有問題嗎？

奧格燎夫 沒有，總司令同志。不過我對參謀長有問題。

卜拉高恩拉伏夫：請你問吧。

奧格燎夫：我們情報處的處長，還是那位烏傑維吉爾尼（註）嗎？

卜拉高恩拉伏夫：是的，是上校烏傑維吉爾尼？

奧格燎夫：請原諒，他處處都說謊。在車站上的坦克明明有兩百輛以上。

高爾洛夫：這是怎麼回事？（笑。）那裏來的這麼多，從月亮裏掉下來的嗎？

奧格燎夫：昨天一個俘虜說有三百，另一個俘虜說有兩百。甚至就拿一個平均的數字來說吧……。

高爾洛夫：這兩個俘虜都是胡扯。他們胡扯的話還少嗎。他們想嚇唬人。這就是他們的方法。（按

鈴，副官上。）請烏傑維吉爾尼來，快點。

副官：是。

奧格燎夫：我的三十師的情報員接得海軍隊的報告，最近十天以來，有五列油車開到科洛考爾車站。

他們要這麼多的汽油幹什麼？很明顯地，那裏不止五十輛坦克。

高爾洛夫：可是也不是三百。

奧格燎夫：那麼是多少呢？

（註）烏傑維吉爾尼宜為任人或驚奇的人，是一個諷刺的名字。——校者

高爾洛夫 他們從那兒弄來這麼多的坦克呢？祇有傻瓜才會從前線上抽出坦克，把它們調到一個科洛考爾車站上去。

奧格燎夫 這不僅是一個車站，而是一個堡壘，是個進攻的跳板。奧爾洛夫將軍在它四周圍奔跑了兩個月，不是什麼結果都沒有嗎？

高爾洛夫 那麼現在我們一下子就做成功。你的游擊隊員胡說，他們總是喜歡多撒謊，少做事。蓋達耶 我們這裏的情報工作太差了。應當採取一些嚴格的措施。

（烏傑維吉爾尼上）。

烏傑維吉爾尼 上校烏傑維吉爾尼奉命來見。

高爾洛夫 科洛考爾車站上有多少坦克？

烏傑維吉爾尼 五十輛，總司令同志。

高爾洛夫 不會再多嗎？

烏傑維吉爾尼 也許在最近五天以來，又調來了一些，我想這個不會。

高爾洛夫 可是奧格燎夫說有三百輛。

烏傑維吉爾尼 那裏來這麼多，總司令同志？在我們整個的防線上，他們現在一共還不到五百輛。

高爾洛夫 對了！

奧格燎夫 那麼德國人爲什麼加緊地向科洛考爾這樣運輸汽油呢？

烏傑維吉爾尼 不知道。大概準備下一次的攻勢。那裏經常就是他們的倉庫。

奧格燎夫 現在他們那邊當指揮的是誰？

烏傑維吉爾尼 沒有法子知道。從前當指揮的是這個……咳，忘記了，他的姓名難記得，好像是馮

……什麼少將（註）……他被撤職了。現在是那一個馮……我就不知道。

奧格燎夫 現在這一支軍隊的實力如何？

烏傑維吉爾尼 是四個普通師團，大概人數相當編制的百分之七十。確數我可說不出來。

奧格燎夫 他們有滑雪兵團嗎？

烏傑維吉爾尼 我想，滑雪兵團是沒有的，也許有這樣的小部隊。德國人並沒有作過冬的準備呀。

奧格燎夫 見你的鬼吧。「你怎樣想的」，我並不感興趣，我想知道的，是德國人的真實情形。你知道

道還是不知道？請你回答。

科洛考爾 不要動氣，瓦蒂加（註）。

（註）『馮』（Von）是德國貴族稱號，經常冠在姓名的前面，如『馮·歌德』、『馮·奧登堡』。——校者

高爾洛夫 你叫什麼，這裏是市場還是怎麼着？

奧格燎夫 請你問他，爲什麼他像是在市場上一樣，瞎說一陣。「可能」，「我想」，「也許」，

「大概」。這像什麼話？你用這樣不確實的情報，怎樣做命令呢？

卜拉高恩拉伏夫 我們有情報資料，你放心。並不是我亂說，是有人亂說。

奧格燎夫 情報資料，因爲括雪風，飛機已經五天不能起飛了，你還有什麼情報資料可言？在這個時

期中間，誰會料到德國人做了些什麼事。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志，這種情形不能再繼續下去，這成

什麼話呢？（舉手摸頭上的總帶。）呸，腦袋都要爆炸了……

蓋達爾（站起來。）總司命令同志，我應當同你談一談。要費你幾分鐘的工夫。

高爾洛夫 什麼？

蓋達爾 到那邊給你說。（走進另一間小房，高爾洛夫隨着他走進去。）

科洛斯基 不要動氣，瓦洛加，頭很痛嗎？

奧格燎夫 喉……

烏傑維吉爾尼 我不懂你爲什麼要發歇斯特里病，奧格燎夫少將。我以爲……

（註）瓦洛加是烏拉基米爾一名的親暱稱呼，奧格燎夫的教名是烏拉基米爾。——校者

考洛斯（打斷他的話。）聽着，烏傑維吉爾尼同志，你最好少說話。如果他現在給你一槍，那麼我在任何法庭上，都要證明他應當這樣做。

烏傑維吉爾尼 爲了讓你的嬌嫩的神經好安靜一下，我可以走開。（下。）

米朗 這個傢伙。

卜拉高恩拉伏夫 不。他不過是個淺薄的人，能力有限。

米朗 那你們爲什麼還留着他呢？

卜拉高恩拉伏夫 他不是我任命的。你們以爲我同他一塊工作是容易的嗎？大家不得不和睦睦。

米朗 爲什麼呢？

卜拉高恩拉伏夫 怎樣給你說才好呢？還在內戰的時候，他就跟着總司令一齊打仗。他是個老的工作人員，正直而有功勞的人。就是能力薄弱一點。

（總司令向軍事委員會委員上。）

高爾洛夫 這麼辦吧，你們的友軍第廿五軍軍長奧爾洛夫，從左面推進到亞歷山德羅夫卡，保障你的後方，這樣一來你的退路走廊不會被堵死，可以放心了。如果他們開來不多的坦克，這也沒有什麼關係。他們害怕離開防禦工事到雪地上去。我預先警告你們，命令一定要準確地執行。有一點

歪曲，就要你們的腦袋。這一點要好好地記着，對剛才不成體統的行爲，我已經記下來了。以後

要嚴格地審問的。明白了嗎？……我問，明白嗎？

奧格洛夫 就這樣辦好了，總司令同志。可以走了嗎？

高爾洛夫 去吧。

(幕落)

酒，交給砲兵指揮官柴卡連科喝。但是今天我想喝一個醉，這只是因為你的光臨才這樣。是的，我對自己的使徒們（註）說過，你怎樣救我捉魚，並且有一次你還揍了我一頓。這一切都記得。

（擁抱米朗。）

米朗 你對什麼使徒們講？

塞爾蓋 我這樣稱呼我的砲兵手們。他們是真正的使徒，每天都在創造奇蹟。

米朗 使徒。（笑。）真要得！

塞爾蓋 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志，你說吧，我的叔叔好不好？

米朗 塞連夏！

塞爾蓋 不，請你告訴我。

蓋連達 非常好。

塞爾蓋 你瞧，所有的人一致地承認你好，連我的使徒們也這樣說。他們都敬愛你。真的，這是警

衛軍的老實話！

米朗 你向警衛軍們，講一個當文官的叔叔幹什麼呢？真是找着話題了。你應當給他們講一講戰爭生

（註）使徒原指耶穌的十二門徒或使徒而言，此處係指塞爾蓋部下的戰士們而言。——校者

活中的什麼東西才對。

塞爾蓋 戰鬥之後，我們大家都喜歡講文官們的生活。我們砲兵連中的每一個人的情形，我都知道得很清楚。而他們也知道我的一切情形。我們像一個大家庭一樣地生活着。你知道，誰是我們這個家庭中的父親嗎？

米朗 政治指導員？

塞爾蓋 不。是砲兵指揮官柴卡連科。他有四十多歲了。胖個子，大鬍子。在野戰陣地上，像一個國王，當他講起故事來，——能把你笑死。叔叔，你到我們那兒去吧，你會看見我那些活使徒：奧斯塔平科，沙雅美托夫，巴希雷科夫，瓦西卡，索科爾，像這樣的人，你走遍天下都找不到的。

米朗 (從另一個房間裏傳出「祝前線總司令同志健康」，「烏拉」的聲音。喊「烏拉」聲，碰杯聲。)

可是我不願意，爲了前線總司令而乾杯。

米朗 這是爲什麼？

塞爾蓋 我覺得爲了我的父親而乾杯，是已經過量了。我今天不願意再爲總司令喝酒了。是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志，你對我不生氣。我不過在這裏才說這話。我完全懂得規矩的。對總司令當然是應當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但是我今天不願意爲他而喝酒。是的，我的話完了。現在，我這個營

衛軍中尉，應當靜靜地睡覺去。

蓋達爾 對了，你睡去吧。

塞爾蓋 我走啦。不過我想表明表明我的意思。爲什麼在客人中間，沒有請我的軍長奧格羅夫少將？

啊！你們不知道。我問過父親，他呢，大罵了一陣。他不喜歡他。爲什麼？他不願意了解我們的

軍長奧格羅夫少將，——他簡直可以說是……

米朗 夏伯陽？

塞爾蓋 不是。

米朗 巴格拉梯昂（註）？

塞爾蓋 不是。

米朗 蘇伏羅夫？

塞爾蓋 你不要開玩笑。

蓋達爾 那麼到底是誰呢？

（註）巴格拉梯昂（一七六五年——一八一二年）是拿破崙侵略戰爭時的俄國軍隊中的一位名將，死於被擄了

寒爾蓋 他就是奧格燎夫，烏拉基米爾·奧格燎夫。這是應當了解的。至於我的父親，老頭子，是一個眼光淺薄的人……嘿，真氣人，（擦眼睛。）太氣人了。（擲掉酒杯，下。）

（從客人們聚集的屋子裏，傳出吉他琴的聲音。有人在低聲地唱着。）

米朗 你同我的哥哥一塊兒工作，真有點困難吧。

蓋達爾 我本是一個文官。在戰爭以前做的是文官的事情。是的，我是感到困難。應當懂得軍事，但是這種軍事已經跟內戰時候的不是同一回事。一切都非常複雜起來了。

米朗 你認為我的哥哥，確實懂得在今天應當怎樣打仗嗎？

蓋達爾 內戰的經驗他是有的，並且在指揮官裏面是有着權威。現在他是盡他所能的去打仗。米朗 盡他所能的去打仗，……這怎樣能成呢？等他知道應當怎樣去打仗，這個要什麼時候呢？

蓋達爾 （笑。）這個我們大家都在等着。

米朗 也許不必要吧？

蓋達爾 什麼？

米朗 不必要等待。實際上已經是够困難了，等待要花費很大的代價的。

蓋達爾 可是就近沒有人來代替他。

米朗 是的……奧格燻夫怎麼樣？

蓋達爾 倒是有才幹，可是太年輕。

米朗 (笑)。沒有參加過內戰。並且勳章得到太少了，是不是？

蓋達爾 遺憾得很，這在我們高級指揮官裏面，還起着重大的作用。不論是那麼有才幹的青年指揮官，假使沒有和他們一塊兒參加過內戰，那麼大家就不承認他。在面子上，拍拍他們的肩膀，而實際上却是輕視的。我們需要多少次地去證明，去說服呀。

米朗 你用不着去證明，去說服，直接了當地，對不學無術的人們宣戰，對軍事上的愚昧無知宣戰。

蓋達爾 在戰爭裏，這種方式是不行。

米朗 爲什麼不行？你應該記得，在工業方面所發生的事嗎？剛開始的時候，在很多的工場裏面，托拉斯裏面坐着的一些經理，他們都是年老的，有功勞的，有威望的同志，他們拿自己起了老繭的手，粗大的脖子，和堅決的話語來自吹自誇，然而他們不懂得，並且也不願意懂得技術上的事情，管理工場更不內行。一開口就講起自己是窮苦出身，但是不願意學習，不願意拿新的經驗，

來充實自己的舊知識。結果怎麼樣呢？工場的工作簡直糟透了，就因為差不多到處都是這些「有威望的」和自鳴得意的不學無術的傢伙。如果黨中央委員會不斷地轉變方針，不派許多工程師，技師，專門人才來領導這些企業的話，那麼工人們會無條件地說：你們既然不會管理，滾蛋吧，你們這些年老的，「有威望的」傢伙！這是事實。那些不學無術的傢伙，不管他們怎樣叫喊，誰也不會支持他們的。人民只敬愛和需要那些內行而又聰明的領導者。

蓋達爾 在戰爭中就要複雜得多了。在這裏如果斷然地轉變方針，事情會弄糟的。需要用別的方法。現在敵人正在我們的土地上。因此就速不如令兄的人，也得敷衍一下，只要解放我們的土地就行了。

米朗 好吧，那你就去敷衍好了。可是我相信，你很快地，就會厭煩了這種敷衍的。我今天對我哥哥已經宣佈了戰爭。我在這裏再住兩天，我要把這個老水牛打出血來。

蓋達爾（笑。）怎麼啦？

米朗 如果客人遲來一步，那麼所有的碟子就都打成碎片了。我的哥哥把一個盤子摔在地上，只看見火花都冒出來了。（笑）。

副官：軍事委員會委員，請允許我向你報告。

蓋達爾：請報告吧。

副官：剛才莫斯科有電話來，請你明天下午六點半鐘到莫斯科國防委員會。這是記錄。（遞上一張

紙。）

蓋達爾：請你吩咐他們預備好飛機，早上七點半起飛。

副官：是，早上七點半準備好飛機。（下。）

米朗：可惜你不是後天起飛。不然我們可以一塊兒走。

蓋達爾：那當然是更好了。我現在去叫總司令。（走進另一間房裏面去。）

米朗：（向酒杯裏倒酒。）客人很多，可是沒有可以乾杯的人。好吧，（舉杯。）祝你的健康，瓦

留霞（註）。（喝酒。）

（總司令同蓋達爾上。）

高爾洛夫：（笑。）你瞧，我弟弟一個人在這裏灌酒呢。我喜歡他。雖然他也加入了批評家的隊伍，

但是……。

（註）瓦留霞是瓦留霞的親切的稱呼。——校者

米朗 你等住吧。等客人走了，我來給你清賬。

高爾洛夫 你安靜一點！這不是後方，這是前線。我是總司令，下一個命令就把你關進禁閉室。懂

嗎？哈哈。（大笑。）

米朗 軍事委員會的委員不會讓你欺侮人。

高爾洛夫 當然，軍事委員會委員可以抗議。這個我承認。但是如果總司令堅持自己的決定，他也只好聽其這樣，到那時候就是天老爺也不會幫助你的。

米朗 嘿，你這個水牛，大家把你慣壞了，見鬼，大家真把你慣得……。

高爾洛夫 得了，得了。我說得出，就做得出。祝你健康！（舉杯飲酒。）

蓋達爾 嘿，伊凡·伊凡諾維奇，他們來電話，叫我到莫斯科去。下午六點半到國防委員會。

高爾洛夫 你一個人去嗎？

蓋達爾 是的。

高爾洛夫 那麼你就明天起飛好了。

蓋達爾 我想要和你談一談。我現在回去，收拾一下，你過一小時後到我那裏來。

高爾洛夫 好的，客人走了，我馬上就去。

蓋達爾 (對米朗。) 祝你健康，我希望在這裏再碰見你。

米朗 我們在莫斯科會見到的。我也要到國防委員會去。祝你一路平安！

蓋達爾 謝謝你！(下。高爾洛夫送他。)

(稍停。客人們拿着酒杯出來，其中有軍人和普通公務人員，在前面走着的——是赫里朋少將。)

赫里朋 總司令到那兒去了？我們等他乾這一杯……。

米朗 馬上就來。

赫里朋 我提議大家喝一杯，祝我們親愛的總司令的弟弟的健康！令兄是一個光輝的將領，我說，簡

直是個天才的戰略家。是軍隊的所愛戴的驕子。我們相信，你不愧是他的弟弟。祝你健康！

米朗 (微笑。) 你說那裏的話。我不過是一無聲無臭的人罷了。

(總司令上。)

赫里朋 總司令同志，我們這位著名的觀眾寵兒，有功演員格魯斯特尼同志(註)想說幾句話，並且

唱一個爲我們所愛好的歌曲，作爲臨別紀念。請，葛魯斯特尼同志。(遞過吉他琴。)

高爾洛夫 你最好唱吧，不要說了。

(註) 格魯斯特尼意爲愛慕的人。——校者

格魯斯特尼 請允許我講半分鐘。我是多麼地高興而激動。我在你們這裏，在最前線上所過的三個月
的時間，我是爲愛與憎的偉大的情感，神聖的情感所震動；所鍛鍊；所充實了……。

米朗 讓，格魯斯特尼，你最好還是唱吧，不要把嗓子說啞了……。

衆人 唱：唱：不用說了……。

（市執行委員會主席梅斯特尼（註一），拿着杯子跳到前面來。）

梅斯特尼 等一等，等一等。我以市長的資格來抗議，不准許壓制知識份子。格魯斯特尼演員，請繼

續講下去吧。

格魯斯特尼 （用手帕擦眼睛。）好的。我把我的激動，我的思想反映到歌曲裏面。（坐在椅子上，

彈吉他琴，然後唱起來：『靜悄悄地打開那個小角門呀……』）

（當格魯斯特尼唱完，大家鼓掌，衆聲：『好呀』，『好呀』，他鞠躬致謝。）

梅斯特尼 尾聲落得好極了。好極了，真正的演員。現在我們來一個萊茲金卡舞（註二）。噫……（

想跳舞。）

（註一）梅斯特尼意爲本地人或當道人。——校者

（註二）高加索一帶的一種跳舞的名字。——校者

高爾洛夫 停止，停止。等一下，市長。我應當請你們原諒，親愛的客人們，我還有工作要做。

梅斯特尼 我們也要工作去。我要一直工作到天亮。一切力量都供獻給前線。讓我們這些文官們，

向我們這位不讓法西斯打進我們城市的偉大總司令，向我們的戰略家與救主，高呼一聲的「烏

拉」。

（穿便服的客人們一致高呼「烏拉」，大家都跑向前去同高爾洛夫握手。梅斯特尼擠上去接吻。）

高爾洛夫 謝謝，諸位文官同志們。也謝謝我們的戰鬥的朋友們的溫暖的感情。但是，以我爽直的性格，應當指出：第一件事不對的，是今天有許多人都說，在我所管的前線上的所有許多大的，具

有歷史意義的勝利全依賴於我，全依賴總司令，這是不對的。

梅斯特尼 （狂叫。）我不同意，不對，不對！

高爾洛夫 梅斯特尼同志，你不要說話。我們前線的勝利，同時也依賴我們戰士們的勇敢。

高爾洛夫 第二件事情我不能同意的。你們還說了很多的話，說我是一個光輝的，偉大的，甚至是

天才的將領。其實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樸素的人。在鄉村小學裏讀了三年書，這就是我的「大

學」，我就開始打仗。此外再沒有上過任何大學。我不是在軍事學院中，而是在戰鬥中學會打仗

的。我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一匹老的戰馬。不久以前，有一個外國的觀察家這樣講起我：「高

爾洛夫總司令，是不能以通常的觀念尺度去衡量他的」。這些資產階級的專家們，無論如何都不能了解這一點，一個村夫出身，渾身帶着土包子氣息的高爾洛夫，不是科學院的會員，也不是理論家，怎麼能和吹牛的德國的將軍們，理論家以及科學院的會員打仗呢？（笑。）

（鼓掌，衆聲：「好！」）

梅斯特尼 高爾洛夫現在打敵人，並且將來還要打敵人，因為我們的精神是這樣的……。

（鼓掌。）

高爾洛夫 對了，對了，梅斯特尼同志。一切事情都決定於精神。我們人民的精神是樸素的，不狡猾的。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如果你惹上頭來，——那就不客氣了。對一個將領最主要的，是精神。假如精神是大膽的，勇敢的，堅決的，那末，誰也不怕，而這種精神我們是綽綽有餘。我說的對嗎？（衆聲：「對的」，「對的」。鼓掌。）我不慣於長久地坐在辦公室裏，埋頭在地圖上面。戰爭不是一所軍事學院。主要的是尋找敵人，在發現的地方打死他。要幹就幹，用不着發議論。我說的對嗎？（衆聲：「對的」，「對的」。鼓掌。）遺憾得很，我部下有幾位將官，直到現在還不解這個簡單的真理。在我這裏有一些書本上的戰略家，老是空談論什麼軍事文化。應當好好地修正修正他們的腦筋。

（容人下。從走廊裏傳來講話的聲音『了不起的人物』，『聰明的人』。『名流』。梅斯特尼的聲音：『我們城市的救主』……）

米朗（關門）。吓！……可完了。

高爾洛夫 這都是些好人，是吧？

（米朗不語。）

高爾洛夫 你在想什麼？

米朗 我想：我的天呀，什麼時候才能把我們土地上的這些笨蛋，無知的人，馬屁精，沒有頭腦的人，阿諛奉承的人，全都肅清……。

高爾洛夫 你又來你那一套了，怎麼回事，想吧，想吧。一隻吐綫雞就是這樣想着，想得氣死了的。

（哈哈大笑，走進另一個房間。）

米朗 對了。想得太晚了。應當打他們，打這些自鳴得意的無知的笨蛋。應當打出血來，打得粉碎，應當很快的拿另一批新的，年輕的，有才幹的人來代替他們。不然，這會毀了我們偉大的事業的。

（幕落，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二景

奧格燎夫的司令部。一個大房間，可以看出被破壞掠奪過的殘迹。牆角有一堆零亂的書籍，一位副官站在桌子的電話機旁，向窗外望着。科洛斯進來。

科洛斯 天又飄起雪花來了。

副官 應當是晴的時候了。

科洛斯 你想讓飛機來轟炸我的馬嗎，呵，你這個壞蛋。

副官 對不住，少將同志。

科洛斯 軍長到那兒去了？

副官 那不是，在那邊廣場上。

科洛斯 （向窗外望。）那邊一大堆人是幹什麼的？

副官 他們把屍首統統運來了，馬上就要安葬。

科洛斯 戰士的屍首？

副官 老百姓的，是被德國人槍殺了的。軍長在屍首中找他的父親呢。

科洛斯 噢，是的，他的老頭子留在這裏沒有走。

副官 他就在這個屋子裏住過的。

科洛斯

(拿起書來看。)

都是些地理書。

副官 他當過教員。前天德國人在這個小地方槍斃了六十個人，看樣子他們都被敵人殘酷地凌辱過，

許多人的臉上都刺刀戳得不成樣子，本地人看見的，當時他也在這一羣人裏面。據說，他在前

面走着，赤着腳，沒有戴帽子。大家都唱着歌。

科洛斯 後來呢？

副官 軍長會講給你聽的。所有人的鞋子都被脫去了。

科洛斯 我們要剝掉德國人的皮？

副官 (奧格燎夫去。沉默地坐到桌子旁，頭倚在手上。)

奧格燎夫 (低聲地) 格利高里……格利高里……(註)

科洛斯 什麼，狄洛加？

奧格燎夫 認不出……認不出親生的父親來。所有的人那被弄得奇形怪狀的，這些野獸們。弄得不成

人樣子，……使人看了都覺得可怕。有的打穿了洞，有的切成塊，有的眼睛被挖了出來。好些老頭子躺在那裏，他們當時一面走，一面唱，唱着「勇敢呀，同志們，整齊脚步前進」……爲了這，野獸就把他們……。

科洛斯 你看寬一點吧，伏洛加。有什麼辦法呢……。

奧格燎夫 他生前常常在這個窗口旁邊，一直坐到夜深，上了年紀了，總是戴着眼鏡；一面不斷的咳嗽，一面批學生的卷子……他教孩子們的地理已經有四十年了……。成年地幻想着到帕米爾高原去旅行一趟。我答應他完成他的希望……（稍停）。他對所有的人說：德國人不會再向前進了，我兒子就在附近，他不會讓敵人到故鄉裏來，到他所生長的家裏來。他等着我，可愛的老頭兒……。你不知道，當兒子的是怎樣地難過啊！……你不相信，是的，你有權利不相信的，你以爲我是另一種型的人……。

（從廣場上傳來低微的送葬哀樂的聲音。奧格燎夫站起來向窗外看。科洛斯站起。）

把你埋葬在地下……。永別了……永別了……。他們會認識你的，老教師。他們會在你兒子的身上認識你，我在你的墓前發誓：你將要在地下聽到我的復仇的。你原諒我，我的慈善的，親愛的爸

爸……。

科洛斯 伏洛加！（抱着他，緊貼到自己的胸前。送葬的哀樂聲愈來愈高。發出一陣永別的禮砲聲。

副官上）。

副官 軍長同志，前線總司令部有一位少校求見。

科洛斯 請他等一會。

奧格燎夫 不，不要，叫他來。（坐在桌子旁，副官下，少校上。）

少校 前線總司令部少校古沙科夫。

奧格燎夫 請坐。有什麼事？

少校 帶了一件公事給你，軍長同志。（遞上，奧格燎夫打開，讀。）

科洛斯 凍了吧？

少校 我倒覺得很熱呢。

奧格燎夫 謝謝前線參謀長的警告，可是在沒有開始戰鬥以前，我就提到這個了。（把公文交給科洛

斯。科洛斯讀。）

科洛斯 我們預先提醒過的，他不相信，現在已早成過去的事，才決定補送一件公事來。還算好，現

在總算送到了。

奧格燎夫 你最好是告訴我們：同坦克軍團的通信聯絡已經接上沒有？

少校 好像沒有，確實的情形我不知道。

奧格燎夫 坦克軍團昨天在什麼地方？

少校 沒有辦法弄清楚。

奧格燎夫 我們的友軍奧爾洛夫將軍，爲什麼光睡覺呢？德國人已經向我們的走廊開火了。

少校 他們向走廊開火，這個我已經證實了。但是他們爲什麼光睡覺，我可不知道。

奧格燎夫 你是來幹什麼的，你這位「我可不知道」的同志？你是司令部的軍官呢還是傳令兵？

少校 我的任務是傳遞公事，就回去……

奧格燎夫（打斷他的話）。傳遞公文，見你的鬼吧。趕快拿吃的東西來，派好汽車，我要趕快回去。

是不是這樣？

少校 我還想通知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費了很大的勁才跑你們這裏來。你們狹窄的走廊已經不存在

了。迫擊砲朝我周圍射擊，我幾乎送了命。我不明白你們注意到那裏去了。現在你們被切斷，你

們被包圍了。

奧格燎夫 什麼？

少校 是，是的，這是事實。

奧格燎夫 站起來。（少校站起。奧格燎夫輕視地看着他。）到對面的一間小屋子裏去，找我的警衛

隊長，就說我命令把你逮捕起來。

少校 我是前方總司令部的代表。

奧格燎夫 不許說話！執行命令！

少校 是，是，軍長同志。（下。）

科洛斯 我以為你馬上要揍他一頓呢。這真是個膽小的傢伙。

奧格燎夫 可惜他是前方總司令部的人，不然，我叫他永遠也不會再說「包圍」這兩個字。

（上尉通信聯絡主任上。）

上尉 軍長同志，密電。

奧格燎夫 （接過來，讀，交給科洛斯。）通信聯絡怎麼樣？

上尉 砲火有些干擾，德國人故意在大氣中放出雜音擾亂電波，可是我們仍然支持着。

奧格燎夫 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科洛斯 我簡直不明白它。

上尉 我可以走嗎？

奧格燎夫 去吧。

(上尉下。)

科洛斯 前線總司令或者一點不了解，或者是不願意了解。在這裏固守，等待，然而等待什麼呢？

奧格燎夫 目前德國人還沒有儘可能地集中所有的力量，然後他該說了：親愛的，你們怎麼會弄成這種狼狽樣子，我已經多少次地修正你們的腦筋了？眼睛看到那裏去了？現在怎麼辦，把你們的腦筋砍下來嗎？

科洛斯 那是一定地。讓他滾蛋，這條老公牛。他根據什麼得出這一套呢？

奧格燎夫 所有淺薄的人物都是這樣。一旦握着權柄，就自鳴得意，專門愛「教訓」人，罵人。而且一定要用棍子矯正別人的腦筋。(電話響。拿起電話筒。)是的，你現在在那兒？來吧。

科洛斯 誰？

奧格燎夫 我的政治部主任委員奧爾利克。這傢伙昨天差一點沒有把命送掉。碎片打傷了他的手。他總喜歡往最危險的地方鑽。

科洛斯 我以爲他是你這裏的一個哲學家呢。

奧格燎夫 他有學問，以前當過政治指導員，能說兩種外國話。我叫他是大學教授。

科洛斯 個性很強……。

奧格燎夫 噯，你別看他瘦瘦的，戴副眼鏡，他的瘦骨頭能打倒任何人。

科洛斯 我的政治委員翁魯菲里·斯特拉傑科夫（註一），身子胖極了，真結實，好容易才給他找到一匹馬，不然，經不起他騎，至於說到知識水準，倒平常。真的，馬騎得很好，騎得呱呱叫，他很喜歡馬。

奧格燎夫（笑。）這個姓倒有意思，斯特拉傑科夫——戰略家。你在那裏把他找來的？

科洛斯 派來的。我叫他翁魯菲里·科畢托——馬蹄子（註二）。這個對他更合適。

奧格燎夫 他不生氣嗎？

科洛斯 不，他不懂……。

（政治部主任奧爾利克上，他的手纏着繃布。）

（註一） 斯特拉傑科夫宣爲戰略家。——校者

（註二） 科畢托宣爲馬蹄子。——校者

奧格遼夫 我正在生你的氣呢。你爲什麼跟着第三營去打仗？這不是政治主任份內的事，這樣不加思索。

奧爾利克 從師部得到通知，說是在第三營裏敵人的間諜工作擡頭了，發生了一些不好的話。

奧格遼夫 誰在那裏搗亂？找到沒有？

奧爾利克 找到了，那裏的政治指導員，是一個非常警惕的同志，俱有高度的警惕性，馬上發現了一切，並且報告過長官。全部的案卷都送到我那兒去了。在那裏搗亂的有兩個人，你會想不到吧，是兩個得勳章的人。

奧格遼夫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談什麼話？

奧爾利克 非常危險的。（笑。）你會想不到，他們說，營長是一個道地的老爺，政治指導員也是，他們自己請了一個厨子，吃五個人的飯菜，然而戰士們的厨房工作得一塌糊塗。戰士們打了秋夫，因爲他常常煮惡水湯給他們吃。

（奧格遼夫記了下來。）

你不要記。我在營中發表了一段深刻的談話，他們會很久很久地記在心裏的。不論是營長，還是政治指導員。

奧格燎夫 這些球蛋。你起草好命令，我簽名。簡短而明瞭地，說明這件事情，以後禁止長官們，在戰士們還沒有吃飯之前吃飯。

奧爾利克 好極了。我今天就擬好。

科洛斯 你還要講一講，你怎麼樣會去打仗？手是怎麼受了傷？

奧爾利克 (笑。) 德國人知道了我在發表這樣重要的談話，於是就進攻了。

科洛斯 是嗎？

奧爾利克 我不能對戰士們說：同志們，你們在這裏打上一會兒，打完了我再來繼續談話。

科洛斯 那你怎麼撲呢？你就衝鋒——「爲了祖國，烏拉！」……。

奧爾利克 那裏用得着我喊，營長的嗓子就像個大喇叭似的。我跑到迫擊砲射手那裏去了。多謝他

們，允許我放了幾砲。我的砲彈發得還不壞。真的，砲兵隊長忍不住了，大聲罵我放得太慢。我

馬上離開。把位子讓給迫擊砲手。

奧格燎夫 哦，這才是好漢。(咳嗽一聲。)

奧爾利克 這沒有什麼關係，沒有什麼關係。他當然是對的。怎麼樣，得到前線總司令的回答沒

有。

奧格燎夫（走到門口，對副官說。）告訴參謀長，請他來一下。

（回答聲：「是」。）

這是公文。（交給奧爾利克，讀。）

科洛斯 懂了嗎？

奧爾利克 大約坦克兵團正向我們這裏開。

奧格燎夫 不要妄想了，簡直不知道它在前線什麼地方？

奧爾利克 爲什麼？

科洛斯 難道你不知道我們的通信情況。他們兩次發出消息，說我陣亡了。

奧爾利克 嗚，你也有不是的地方。

科洛斯 爲什麼？我的一個電台被炸了，一個壞了，我不應當僅有兩個，應當有二十二個。

奧爾利克 而現在你有幾個呢？

科洛斯 足够了！我捏着赫里朋的頸子要東西，這才要到了。我們這裏總是這樣，什麼東西也不發，

雖然倉庫裏堆得放不下。總是等待着捏頸子，捏得愈緊，以致眼睛珠了都冒出來，那時候才發，

還要誇耀你一番。好像以前的商人一樣，你死在他面前，他也不看一眼，可是你假如能抓住他的

鬍子，他馬上就打開錢包，拜倒在你的腳前，並且還感謝你。

（參謀長同警衛師長斯威奇卡上校上。）

參謀長 我和斯威奇卡同志來見你。現在環境錯綜複雜起來了。師長，請你報告吧。

奧格燎夫 滑雪部隊回來了沒有？

斯威奇卡 是的。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奧格燎夫 能幹的小伙子，這樣快就回來了，請報告下去。

斯威奇卡 （拿出地圖。）就是這裏，在「公社社員」國營農場。這裏離我們有……。

奧格燎夫 五十三公里。

斯威奇卡 在那兒發現集中有大批坦克，數目有一百五十輛。

奧格燎夫 等一下。（在自己的地圖上劃記號。）說下去。

斯威奇卡 在「公社社員」國營農場的東面，西尼青諾村早晨到了SS師團（註）和兩百輛坦克。還

有一支部隊正往那裏開拔，差不多有兩團人。這是游擊隊員通知偵察兵的。過來了兩個游擊隊

員。

（註）德國法西斯軍隊中的一種名稱，或譯「黑衫隊」及「黨衛隊」。——校者

參謀長 我同他們談過話。

奧格僚夫 他們的隊伍大嗎？

參謀長 五十個人。

奧格僚夫 都是本地人嗎？

參謀長 是的。

奧格僚夫 他們熟悉道路嗎？

參謀長 非常熟悉。他們報告了非常重要的消息。原來德國人已從河邊到科洛考爾車站，修了一條新的公路。（指著自己的地圖。）就是這一條。爲了修這條路，凍死和槍斃了三千多個老百姓。

奧格僚夫 這條路離我們三十公里。

參謀長 是的。建築了幾個堅固的橋樑，可是路上沒有什麼動靜。大約怕我們的偵察機發現。

奧格僚夫 這是對的。往下說。

斯威奇卡 我的話完了，軍長同志。偵察兵發現敵人的部隊是十一點二十分在此地，到「公社社員」

國營農場正是十二點。完畢。

參謀長 雅科文科師長剛才報告，據偵察兵的判斷，敵人從科洛考爾車站向我們的走廊地帶移動。

奧格燎夫 有多少人？

參謀長 一師人，附有七十輛坦克。

奧格燎夫 現在到了那一個據點？

參謀長 到過這裏。（指地圖。）在十五點四十分的時候（註）。

奧格燎夫 現在是十六點鐘。

參謀長 是的。報告完結。

奧格燎夫 你們那個村子後面現在怎麼樣？

斯威奇卡 平靜。敵人力量非常薄弱。假如你下命令，我可以一直推進到河邊。

奧格燎夫 不要，我的爺呀，敵人正希望我們這樣做呢。你已經離開得這樣遠了。到晚上坦克可能來

光臨你，而你們的那個陣地一點都不中用。我命令你立即回到這裏來，回到這個地方，現在我們

所有的力量都應該集中在一起。退路要用飛機大炮好好地掩護起來，不要給人家切斷了你的尾

巴。在十九點鐘來報告執行命令的情形。現在就去執行！

斯威奇卡 是，軍長同志，但是三個鐘頭以內就調好一師團人是困難的，你算一算距離，公里

（註）

自午夜一點鐘算起，十五點四十分即為下午三點四十分，其他各時間可依此類推。——校者

有……。

奧格燎夫（打斷他）。你給我算什麼公里，現在應該要一分一秒地來計算。報告不是在十九點鐘，現在改爲十八點三十分，你如果再在我面前站半分鐘，那麼，報告的時間就改爲……。

斯威奇卡 是，十八點三十分報告。（趕快奔出房間。）

奧格燎夫（看地圖，用圓規測量，記下。）好……。我猜得出你們的陷計……。哦，你們這些德國鬼傢伙……。

參謀長 他們想的真狡猾。

奧格燎夫 誰？

參謀長 德國指揮部。你瞧，他們怎樣動作，非常狡猾。

奧格燎夫 這算什麼狡猾？這是孩子們的把戲，不是狡猾。如果德國指揮部隊，像我們前線總司令那樣的錯誤，那麼我前天就把比我們多三倍兵力的敵軍消滅了。一點狡猾的計策他們也想不出。相反地，他們不會利用我們的愚蠢，太不會利用了。現在高爾洛夫的戰略計劃的價值，在什麼地方呢？坦克兵團不知道擱淺在那條舊的公路上了，而德國人却修了一條誰也想不到的公路。他說敵人沒有坦克，可是他們不但有，而且現在配備着步兵公然地向我們衝過來了。他們趁着奧爾洛夫

睡覺的機會，用最小的兵力把我們的走廊給封鎖住了。現在，他們大概正在排演明天早晨的節目，怎樣對我們更響地叫道：『俄羅斯人，投降吧，你們被包圍了！』好吧，我們會回答他們的。

（看地圖，稍停。）你不要到我們窗子下面來，不要用腳踢門，而滾你媽的蛋吧……。

科洛斯 不一定這樣回答吧。

奧格燎夫 我們一定這樣回答。（在地圖上劃記號，記下。）是吧，奧爾利克？

奧爾利克 我們應當這樣做，軍長同志，我們一定這樣做！

奧格燎夫 就憑你這健康而理智的樂觀主義，我所以愛你，哲學家同志。你們看吧，朋友們。他們抽

調了科洛考爾車站的守軍，想來捉我們，一部分的坦克開來攻我們，另一部分，在很遠什麼地方的公路上，去應付我們的坦克兵團。現在就如同蘇伏羅夫老頭兒所說的，整個的事情全靠着兩條腿，靠着兩條腿，靠着迅速的移動，一下子跳到德國人完全料想不到的地方去。爲的裝樣子，我們留在這個地方兩個人，所有比較重的大砲和四連騎兵。請吧，德國人，我們的軍隊正站着，等待你的鎗子呢。教授，我請你同警衛軍在這個方便的高地，只要固守一晝夜，而我們其餘的部隊同你的騎兵，天一黑就向這裏，向這條新的公路上移過來，於是衝過去，一鼓作氣，直衝到科洛考爾車站的後門。當我們一佔領它的時候，他們的坦克車就不得不趕快地往回開，但是已經晚

了。汽油庫，彈藥和各種食物的倉庫都落在我們手裏。這樣一來，我們就利用他們現成的工事打他們。請你們想一想，並且批評批評。（稍停。）「喂，怎麼樣，老頭兒，怎麼發起愁來了？」

科洛斯（看着地圖。）軍長同志，這樣太冒險了。最好再想一想。

奧格燎夫 派兩連騎兵敢死隊，做我們的先頭部隊。不聲不響地把他們的哨兵消滅。爲了嚴密周到起見，給他們穿上德國人的制服，這多虧我們抓了不少的俘虜。

奧爾利克 換上德國人的制服，這不合我們體面，這是德國人幹的，他們常常換上我們的軍服，這是一件非常不光明正大的方法。

奧格燎夫 我覺得我們做得太傻了，就是同最不明正大的敵人而這樣光明正大地打着仗。他們欺騙我們，然而我們不回報他們。蘇伏羅夫致訓我們：「用兵不怕狡詐」，而我們的一些外行軍事家把這個忘記了。應當用狡詐回答狡詐。

科洛斯（視線離開地圖——對參謀長。）你以爲如何？

參謀長 沒有別的辦法。

奧格燎夫 喂，你不要這樣說。我建議實行這個作戰計劃，並不是因爲沒有別的辦法。

參謀長 我沒有正確地表達我的意思。這是現在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

科洛斯 我們這一着如果被他們猜住，那可就太冒險了。

奧格燦夫 因此對誰也不能宣佈，說我們向那裏去。現在我們最可怕的敵人，是間諜或是多話的人。他們到處都有，甚至在我們的軍隊裏。

科洛斯 是嗎？

奧格燦夫 一定有。德國人在這件事上是最萬惡的騙子。

參謀長 應當用密碼電報去問一問前線總司令。

奧格燦夫 不用。

科洛斯 爲什麼？

奧格燦夫 假如他又來給我「修正腦筋」，那我們就要錯過時機。

奧爾利克 這不合適，軍長同志。

奧格燦夫 我知道，爲了這些「不合適」，快要把我弄瘋了。够了！高爾洛夫害得我們這樣幹。讓我榮譽地自己去解決困難吧。高命令，參謀長同志！第一……

（上尉通信聯絡主任上。）

前線總司令的密電。（遞上。）

奧格燎夫（讀，扔到桌子上，鉛筆在他手里握得嘎吱咯吱地響，斷了的鉛筆落在桌子上。奧爾利克走近，拿起電報默讀。奧格燎夫迅速離開桌子，站在門口，看着科洛斯，大喊道。）「喂，你說怎麼辦？」（科洛斯不作聲。）「你們說怎麼辦？」（稍停。）

你們說話呀。（由參謀長手中將電報奪掉。）你們是怎麼回事？

科洛斯 前方總司令建議立即退到原來出發的陣地。是的，他問你是不是有反對的意見，可是這是爲了面子好看，一點鐘後建議就會變成命令的。

奧格燎夫 我不是問你這個，我自己會讀電報的。

科洛斯 命令總是命令，那麼我們應當突圍後退。

奧格燎夫 這是當然的。但是，第一，這還不是命令，而是建議。第二，在實際上他是不對的，並且是在找死。突圍後退？爲什麼？坦克兵團在什麼地方？他說被打垮了，不能有什麼用了。坦克兵團完了，這不是實話。而現在看起來，我們的軍隊也會被搗垮的。

科洛斯 我們能夠突圍。

參謀長 前線總司令想挽救危急的形勢，所以才決定一個最好的出路——即是退却。

奧格燎夫 滾到鬼那裏去吧！你們這些烏鴉都飛到一塊去了。他派我們前進，沒有得到什麼收穫，現

在又命令我們無論如何要後退。難道再沒有其他路子嗎？我用戰士們的血衝破德國人的防禦線，不是爲了突圍後退呀。我的這支軍隊要活下去，要打仗，並且要打到勝利。它能夠這樣，並且應當這樣。

（上尉上。）

上尉 前線軍事委員會蓋達爾由莫斯科打來的密電。（遞上。）

奧格燎夫 （讀着，由於高興，完全改變了表情。）這才好極了。這就是說，在世界上還有真理。莫

斯科批准我們按照我們的計劃行動，就是說進攻，不管前線總司令的計劃如何。

科洛斯 是真的嗎？

奧格燎夫 瞧，「是真的嗎」。我曾經請求蓋達爾同志，在莫斯科把前線總司令的計劃我們的計劃一

齊報告上去。現在蓋達爾同志通知我們，說莫斯科贊成我們的計劃並且已經把我們的計劃通知前

線總司令。

科洛斯 （高興地。）這好極了！讓我們馬上來行動，把德國人殺得天昏地暗，打得落花流水。

奧格燎夫 對的，老頭兒。

（幕落）

第四景

(幕前)

路旁是戰壕。左邊不遠的地方可以看見一個村落，白色的柵柵，稀疏的茅屋，但更多的是焦黑的廢墟，烟囪在上面聳立着。在戰壕附近的路上，有一個木柱，上面釘着一塊用德文寫的指路牌。從村落的另一邊，可以聽見隆隆的砲聲和遠處的機關槍聲。在戰壕裏坐着中士奧斯塔平科，中士巴希雷科夫，下士沙雅美托夫，高美勞利。在各個戰壕裏，都架着反坦克砲。

高美勞利 噯，今天真冷。有零下三十五度吧？

奧斯塔平科 也許有。

沙雅美托夫 冷倒還沒有什麼，糟糕的是穿堂風。這風吹得像是我們喀什克草原上的風一樣。

巴希雷科夫 在我們西伯利亞，這樣的冷……

奧斯塔平科 在我們波爾泰瓦（註）的麵餃兒真好吃。

巴希雷科夫 你不要打斷我的話，奧斯塔平科。

（註）波爾泰瓦是烏克蘭的地名。——校者

奧斯塔平科 當在這裏大家的腸子到肚臍都凍得結起來的時候，你不要再誇說你們西伯利亞的寒冷

吧。高美勞利，在你們喬治亞現在怎麼樣？

高美勞利 噢，你不要提了。（諦聽大砲聲。）那邊開起火來了，我們爲什麼還在這裏坐着麼？

沙雅美托夫 這是命令。指揮官知道怎樣辦。

奧斯塔平科 小伙子們，講講看，爲什麼我們的報紙上說冬天對我們有利，天氣愈寒，對德國人愈不

利。

高美勞利 寫得對。

奧斯塔平科 對什麼？德國人坐在屋子裏，牆上掏一個小洞，就從那兒向外放槍，而我們在雪地裏

爬。

巴希雷科夫 當我們把他打出村子外的時候呢？他該受凍了。

奧斯塔平科 他受什麼凍？當我們把他從這個村子裏打出去，他又會跑到另一個村子裏去。常常竄逃

的人，總是感覺熱的。

高美勞利 你看見了沒有，他們身上有好多的蟲子呀。嗚嗚——我簡直不能看。多得在那裏打旋渦。

每一個德國人身上至少有成幾百的蟲子。

奧斯塔平科 這不是因為寒冷。

高美勞利 因為什麼？

奧斯塔平科 因為發愁。

巴希雷科夫 什麼？

沙雅美托夫 不懂。

奧斯塔平科 以前在我們村子裏面有一個富農，是個很利害的烏克蘭的富農。名字叫做馬考高年科。

總是穿得乾乾淨淨的，挺着大肚皮，鬍子是黑的，梳得像絲一樣亮，甚至在太陽底下都發光。可是當他聽說要實行集體農場制度的時候，眼看他的末路快到了的時候，這可把他愁壞了。有一次我遇見他。一看，他的鬍子完全花白了。我問道：馬考高年科伯伯，你的鬍子為什麼全白了？他回答說：青年人，這是因為在我的鬍子裏生了蟲子。你為什麼不趕掉它呢？他說：讓它活着吧。我的心中真憂愁，青年人，這樣的憂愁，我很快就會死啦。德國人也是這樣。他就在秋天以前就征服我們，可是沒有成功。雨天來了，敵人陷在泥沼裏爬來爬去。於是他們開始憂愁。冬天一到，他們更加憂愁。現在他也成了馬考高年科那個富農的樣子了。他也不把身上的蟲子弄掉，因為末路快到了。這一切都是因為憂愁呀。

巴希雷科夫 各回原位。(大家臥倒。汽車響的聲音。師長斯威奇卡上校和團長雅斯尼(註)少校

(上。)

雅斯尼 機關槍排歸砲兵連指揮，全部都按規定發給手榴彈。

斯威奇卡 好的。

雅斯尼 我不明白，師長同志，爲什麼我們退？

斯威奇卡 (我們向前突進得太遠了，軍長決定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起。

雅斯尼 明白了。(喊叫。)高爾洛夫！(應聲：「有」！砲兵連長塞爾蓋·高爾洛夫上。)

塞爾蓋 警衛軍砲兵連長高爾洛夫中尉。

斯威奇卡 你好。(握手。)看見你父親了嗎？

塞爾蓋 是的。他教我向你問好呢。

斯威奇卡 謝謝。總司令的身體怎麼樣？沒他康嗎？

塞爾蓋 很好。他說，轉告警衛軍斯威奇卡上校，我不久到他那裏來看看老朋友。

斯威奇卡 好的，他還沒有忘記。至於說到來訪問，那麼通到我們這裏來的道路暫時還不很方便吧。

(註) 雅斯尼是爲明助的人。——校者

〔笑。〕高爾洛夫，你的砲兵連留在此地。應當預先告訴你：在這條路上不僅是坦克，就是一隻耗子也不准他們過來，聽明白了嗎？

塞爾蓋 是。

斯威奇卡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沒有命令之前不許離開崗位。甚至，假如……。

塞爾蓋 一定辦得到！

斯威奇卡 警衛軍中尉高爾洛夫，祝你成功。

塞爾蓋 謝謝，警衛軍上校同志。

〔斯威奇卡下。〕

雅斯尼 〔低聲地。〕塞遼夏……。

塞爾蓋 你放心吧，彼得·彼得羅維奇〔註〕，他們都在等着你呢。

〔雅斯尼下。塞爾蓋走向戰壕。〕

塞爾蓋 怎麼樣，使徒們？熱嗎？

奧斯塔平科 是呀，警衛軍中尉同志。我們都熱得出汗了。熱得口發渴。

〔註〕 彼得·彼得羅維奇是雅斯尼的教名和父名。——校者

塞爾蓋 奧斯塔平科，你一輩子總是口發渴。

奧斯塔平科 可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渴。救一救我吧，一生都忘不了你。

塞爾蓋 你這個小鬼。（解下行軍水壺。）給你，不過要大家平均分。

奧斯塔平科 謝謝。（由口袋裏拿出小酒杯。倒水。）祝傷健康。

塞爾蓋 灌吧，灌吧。

奧斯塔平科 （飲盡。）好像是茶。

塞爾蓋 喲，你這個小鬼。這是純粹的酒精呀。

奧斯塔平科 是嗎？我們馬上來試一試。（倒酒。）

高美勞利 等一等，等一等。（搶過杯子。）我來試一試。

奧斯塔平科 你還懂得這個嗎？你就喜歡喝酸東西。

高美勞利 不用你操心。（舉杯。）在這冰天雪地裏，在這個戰場裏，我舉起了這個小小的杯子，以

滿腔的熱情，預祝當戰爭結束的時候，大家在我們陽光燦爛的加海提亞相見（註）。我的母親威

靈科，父親拜索和我的老婆達瑪娜，會把你們當作自己的親人一樣款待的。祝戰後重見！（飲

（註） 加海提亞是喬治亞的地名。——校者

奧斯塔平科 我請你們先到我們波蘭泰瓦去。當然，也許那時我的母親，父親，老婆奧克桑娜和兒子都已經被德國人殺死了。（稍停。）好的，那我就自己來招待你們吧。（一）。（奧斯塔平科）沙雅美托夫 沒有關係，奧斯塔平科，我到你那裏去。我自己來做菜飯。做一頓那裏好的菜飯……然後到我們喀什克斯坦去……

塞爾蓋 把行軍壺拿來。（接過來。）喝乾淨沒有？

巴希甫科夫 照警衛軍的方式嚇的！（一）。

塞爾蓋 使徒們，現在要注意。在這條路上，連一個德國混蛋都不許放過去。

奧斯塔平科 像這樣的警告，對我們並沒有必要，中隊長同志。

塞爾蓋 唯。高美勞利，如果你再不穿氈靴跑……。我昨天看見你光着腳在雪地上亂跑。

高美勞利 請原諒，中隊長同志。我壓制不住自己。我是個很神經質的。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打垮了一輛坦克。坦克車隊快要逃跑了。我們的子彈打完了。我就發起火來，說道：上士同志，准許我去追他。但是奧斯塔平科說：你追不上。你懂得嗎，他這是說我，說我是喬治亞人。喬治亞人就是追不上嗎？自然，我心裏就忍耐不住。我自己也不記得怎麼兩隻手就把氈靴脫下來。像一陣風似

的跑出去。我撲到德國人身上，都滾倒在雪地裏，他咬我的耳朵，我扼着他的喉嚨。我喊道：你跑不脫了。就這樣一直把他扼死。

塞爾蓋 能幹的小夥子。可是你沒有權利離開奧斯塔平科。你跑了去爲了抓一個人，也許就會放過一個坦克的。

奧斯塔平科 你放心吧，現在我把他這個小鬼拴在我身邊了。

塞爾蓋 晚上如果平靜無事，就到我那裏去吃茶。

全體 謝謝，中隊長同志。

（塞爾蓋下。靜息很久。）

高美勞利 你在想什麼，奧斯塔平科？

巴希雷科夫 不要碰他。

沙雅美托夫 （低聲地。） 你是不是正想太太，你的奧克桑娜？呵？你說……

奧斯塔平科 是的。讀一讀那封信吧，高美勞利。

高美勞利 那一封信？

奧斯塔平科 最近索的那一封，在新年時接到的。

高美勞利 我已經讀給你聽了。

奧斯塔平科 再讀一遍。沒有人給我來信，聽一聽你的信，心裏就會輕鬆點。

沙雅美托夫 讀吧，我也沒有接到一封信。巴希雷科夫，你看守住，我們聽唸信。你接到過信沒

有？

巴希雷科夫 一共就接到過兩封。（走開，瞭望。）

高美勞利 （拿出信，迅速地讀。）「我的珍貴的，親愛的阿卡基，我熱烈地吻你，並且告訴你……」

……

奧斯塔平科 不要太快。從頭來。

沙雅美托夫 請你一句一句地唸。

高美勞利 （慢慢地）。「我的珍貴的，親愛的阿卡基……」

沙雅美托夫 親愛的……。

高美勞利 「……熱烈地吻你，並且告訴你：爸爸和媽媽都健康，他們問你好，你的兒子哥加……」

……

奧斯塔平科 兒子……（用手支着頭）。

高美勞利：「……現在他時常地說：爸爸，爸爸，嗚哈，嗚哈。集體農場上的工作很多。我們勉強地才做得完。你爲什麼連一封信也不寫？我每天夜裏都低聲地哭……」

奧斯塔平科 每天夜裏……。

高美勞利：「也許你受了很重的傷嗎？再告訴你，我們的突擊隊隊長是一個壞人。當你們都上前線去了，他馬上就變成一個騙子。同會計員整天喝酒。兩個人都是騙子。我們給報館寫信，會計員已經被逮捕了，突擊隊隊長還沒有，他逃脫了」。逃不了的。戰事之後，我要把他扼死。

奧斯塔平科 讀下去……。

高美勞利：「我是如何地想看見你啊。我每天夜裏都夢見你。有一次甚至夢見你留了鬍子。寧娜媽媽說，這是生病的預兆。我害怕起來。希望你在冬天不要着涼，我給你織了兩雙毛襪，九月廿五日寄出去了」。再過五天就應該收到了。送給你一雙，奧斯塔平科。

奧斯塔平科 爲什麼再過五天呢？

高美勞利 她九月一日發的信我是五月一日接到的。九月廿五日寄的包裹，今天是正月廿日，所以再過五天就收到了。

沙雅美托夫 讀下去。

高美勞利 「請代我，爸爸和媽媽向你所有的同志們問好。我們請你們，快一點把法西斯趕跑，那時全體都到我們這裏來做客。我們可以拿出十桶葡萄酒。齊娜媽媽有五桶。我，哥加，爸爸，媽媽，齊娜媽媽和全體我們全體農場，都熱烈地吻你。你的達瑪娜。寫於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

沙雅美托夫 我要是接到這樣的信，我不曉得怎樣辦是好了。

奧斯塔平科 是的。

高美勞利 我給她寫了多少信，她都沒有收到。信是小的，重量不大，可是就寄不到。

奧斯塔平科 這是因為辦郵政的都是些官僚。

沙雅美托夫 我們來給斯大林同志寫信。爲什麼我連一封老腰的信都沒有收到？

高美勞利 怎麼能給斯大林同志去信寫這樣的事情呢？他是這樣地操勞煩忙。

沙雅美托夫 那末我們就給莫洛托夫同志去信。

奧斯塔平科 你以爲莫洛托夫同志操勞還少嗎？他有多少的事情要同各國交涉啊！呵嘯！我們現在有

那麼多的朋友：美國呀，英國呀，不下二十個國家。要與這些友邦們相處得好，多費心血呀。同每一個國家訂條約，而這些條約又要精心考慮的。要給這些國家解釋，叫他們快一點進政希特

勒。真要忙出腳癢纔來，這是真的。

沙雅美托夫 那末給誰去信呢？

高美勞利 給加里寧。

奧斯塔平科 不能，他病了。因為發勳章，他得了很重的病。

沙雅美托夫 爲什麼？

奧斯塔平科 由莫斯科傳出這樣的傳說，他每天差不多要發二百來個的獎章，有時甚至三百人，所有得獎的人都因爲歡喜而緊緊地把握着他的手，於是他就病了。手腫起來了。真是苦事。

沙雅美托夫 那末給誰寫信呢？

高美勞利 我們集體地給郵政局長寫一封信吧。我們這樣寫：「喂，你注意到什麼地方去了？你那裏坐着一些官僚們。我們請你……」

奧斯塔平科 不，不是這樣。想要充分地發生效果，應當一開頭就寫他一頓，然後說明理由，又再寫一頓，在信的末尾這樣寫：「轉告你們的官僚們，我們在戰壕里過的日子，同你們那裏的一樣。敬禮，官僚們，請祇一試我們的什麼地方」（註）。這樣來得文雅而又明白。

（全體大笑。兩個戰士架起電線，在戰壕裝置電話。）

巴希雷科夫 怎麼樣，弟兄們，中尉要到這裏來嗎？

戰士甲 是的。

巴希雷科夫 砲兵還在那裏嗎？

戰士乙 中尉命令開到外面陣地上來。那不是正在攔阻。

奧斯塔平科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不喜歡從角落裏放冷槍。廚房看見了嗎？

戰士甲 沒有。都走了。

巴希雷科夫 什麼？什麼時候走的？

戰士甲 現在剛走。光把我們留在這裏。

高美勞利 開到那裏去了？

戰士乙 就是那裏。（用手指。）

巴希雷科夫 那就是開回去了。

戰士甲 噫。把我們留下了。噢，弟兄們，看起來我們沒有活命了。把我們留到鬼門關去了。

（註）

信中結尾的幾句，在原文中是押韻的。最後的一句話，係採自德博哥羅克兵士寫給土耳其皇帝的信中

的話：『請你祇一紙我們的屍骸』。——校者

奧斯塔平科 高美勞利，打他一個耳光。

高美勞利 還是你自己打吧。你的巴掌重？

奧斯塔平科 立正！

戰士甲 你想怎麼樣？

（奧斯塔平科一隻手抓著這個戰士的領子，另一隻手就打他。塞爾蓋·高爾洛夫少尉上。）

塞爾蓋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戰士甲 他打我。

高美勞利 他是個膽小鬼，他說把我們扔到鬼門關裏去了。

塞爾蓋 不准打。你給他解解，講個明白。（對戰士。）姓什麼？

戰士甲 彼欽卡·斯傑潘。

奧斯塔平科 請原諒，連長同志。朋友，來，我全給你解釋個明白。來呀。（奧斯塔平科同彼欽卡

下。）

塞爾蓋 （拿起電話機）。柴卡連科……柴卡連科，怎麼樣？捨不得多蓋點雪。我從這裏能看見黑點

子。（又繼續叫電話。）彼得羅夫接電話……彼得羅夫，向左邊的小山去，看見嗎？那裏有棵

樹。啾，成了……。對，對，可以。（放下電話筒。）

（從遠處傳來被飲卡的聲音：『明白了，噢……明白了，噢……噢……』）

那裏是怎麼回事？他們在做什麼？

高美勞利 奧斯塔平科在解釋目前的情勢。您不用操心，中隊長同志，別……（奧斯塔平科同旁為子

（奧斯塔平科上，被飲卡跟在後面。）

奧斯塔平科 連長同志，我們誠懇坦白地談了……番；他……切都明白了。是一個好青年，他不過一時犯

了錯誤。

塞爾蓋 你說，那麼我們留在這裏是爲了什麼？

被飲卡 如果法西斯強盜出現，我們就以警衛軍的精神來粉碎他們。

奧斯塔平科 你瞧，真是好小子。

塞爾蓋 也許是把我們留下來等死吧？

被飲卡 完全不是。誰戰鬥，誰就不會滅亡。

奧斯塔平科 你瞧……。他要成爲一個了不起的警衛軍呢！呵嚨！

塞爾蓋 我們等着瞧吧。稍息！（拿起電話筒。）柴卡連科……柴卡連科，再蓋一點雪……對的，對

的

(彼欽卡坐下。奧斯塔平科走近他，拿出烟包。)

奧斯塔平科 抽烟吧，彼欽卡。拿吧。(彼欽卡拿烟。) 剛一上來打仗有點可怕，以後就沒有什麼了。也許你想吃點什麼東西？

彼欽卡 是的。

奧斯塔平科 給你。(給他一個紙捲。)(這裏面有一塊香腸。你不要生我的氣，老弟，我對你沒有一點惡意。這一切都是爲了思想問題，懂嗎？爲了辯學，我的父親並不是這樣打我的。呵嘯！但我還是感謝他。)

彼欽卡 你也不生我的氣嗎？

奧斯塔平科 既然你承認了錯誤，就沒有什麼。

彼欽卡 來，我們握手。

奧斯塔平科 (伸出手來握手)。這就好了。現在我也覺得輕鬆一點。你想一想看，當我不知道在我

旁邊打仗的人，是朋友還是壞蛋，不知道會出什麼事，我是忍耐不住性子的。老弟，這是常常要弄清的。……你還年青。記着這個。眼睛永遠不要向下看。明白了嗎？

彼欽卡 明白了。

塞爾蓋 (用望遠鏡看。) 轉告砲兵連：我看見在右邊，在風磨附近有敵人的坦克出現了。沒有得到命令之前不要開砲。

戰士乙 是。(拿起電話，傳達命令。所有的人立刻歸還原位。)

塞爾蓋 饒，使徒們，創造奇蹟的機會到了。奧斯塔平科！

奧斯塔平科 有，奧斯塔平科。

塞爾蓋 向左邊的大路匍匐前進，爬到電話桿子附近。

奧斯塔平科 是，爬到電綫桿子附近，高美勞利，前進！

(兩人爬過去了。)

塞爾蓋 (拿望遠鏡看。) 告訴機關槍排：敵人坦克車上有步兵。

戰士乙 是。告訴機關槍排，坦克車上有步兵。(傳達。)

塞爾蓋 來了。呵嘯！(瞭望。)

巴希雷科夫 很多嗎？

塞爾蓋 够多的。

沙雅美托夫 現在我也看得見了。一，二，三，——。

巴希雷科夫 有多少？

沙雅美托夫 （數。）三十五，三十六……。

塞爾蓋 巴希雷科夫！

巴希雷科夫 有！巴希雷科夫。

塞爾蓋 向正前方，迅速匍匐前進，一百米。

巴希雷科夫 是。沙雅美托夫，前進！（兩人爬過去了）。

（彼欽卡準備手榴彈，放在自己身旁，不斷地從袋子裏一個一個地掏出來。）

塞爾蓋 這就對啦。（笑。）你把一倉庫的手榴彈都帶來了。

彼欽卡 以防萬一，中隊長同志。

塞爾蓋 注意，彼欽卡，眼光要銳利一點，不要光向前看，還要顧到周圍。

彼欽卡 是，連長同志。我已經看見：有人向我們這裏爬。

塞爾蓋 這是女護士。快一點爬呀！（又重新拿望遠鏡看。）

彼欽卡 快一點，護士，快一點……拖着一輛雪橇呢。好的。

女護士 嘯！熱得很。

塞爾登 瑪露霞，你爲什麼爬到這裏來。誰在砲兵連？

瑪露霞 卡秋沙在那裏，而我到這裏來，也許突然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塞爾登 (拿起電話筒) 彼特連科……彼特連科，準備好榴散砲彈，坦克車上有自動步槍手。

微微聽見摩托聲。

瑪露霞 坦克很多……

彼欽卡 不要怕，女護士，我們打得退。

瑪露霞 我自己知道。警衛軍中尉高爾洛夫是百戰百勝的。他有這麼好的砲手……你知道瓦夏·索科

爾嗎？

彼欽卡 他是什麼樣的？

瑪露霞 是這麼樣的……眼睛碧藍碧藍的。眉毛烏黑的，像兩個翅膀似的。噢……全警衛軍裏面我

不出這樣的人……卡秋沙大約現在吊他的膀子呢。可是他對她一點都不注意。她的頭髮綠紅

的，臉上還有雀斑。我們以前在一塊工作過。我是機關裏的信差，她是打雜的。我們又一塊到前

方來。你見過沒有？

彼欽卡 小聲點。已經快到了。

瑪露霞 管它們，還遠着呢。瓦夏今天告訴我：瑪露霞，就是一百輛坦克，我也能打退。我親了他的嘴，他說：現在就是一千輛也不怕。你聽，他有多麼勇敢。簡直勇敢得可怕。你沒有見過卡秋莎？這倒不算什麼遺憾。瓦夏昨天講過她這樣的話：「瑪露霞，你曉得，卡秋莎當然不怎麼樣的漂亮，可是信寫得倒挺好的。我就給他說：那算什麼，瓦夏，也許是她有一本尺牘呢。」

（摩托聲很近了。）

（打電話。）砲兵連向坦克開砲，直綫瞄準，快放。

瑪露霞 嗚嗚，這些爬蟲衝過來了。瓦夏，幹呀。（聽見排砲聲，然後是稠密的射擊聲。）看，起火了一個，二個，三個。這是瓦夏、索科爾放的。這是他。（轉過臉來，送一個飛吻。機關槍由兩旁射擊。）

塞爾蓋 （打電話。）加強火力。再加強點。不要大意，鬼東西。柴卡連科，用榴彈打第三輛。（

聽得見近處的坦克聲。）

彼欽卡 坦克進攻我們了，中隊長同志。

塞爾蓋 各歸原位！〔打電話。〕用榴霰彈打第三輛。快一點！

彼欽卡 停住了。着起火來了。第二輛停住了……。

塞爾蓋 奧斯塔平科。真是能幹的小伙子。〔聽見喊聲：「女護士……女護士。」〕

瑪露霞 有，親愛的。〔帶着雪橇爬過去。〕〔別處又傳來喊聲：「女護士……女護士……」〕

彼欽卡 打垮九輛。

塞爾蓋 十一輛！〔地雷嘯鳴聲。〕瑪露霞，臥倒。〔附近爆炸聲。〕

彼欽卡 噢，把她炸死了。

塞爾蓋 〔注視。〕沒有，還在爬呢。〔聽見另一處喊聲：「女護士……女護士……」。〕

彼欽卡 從左邊來了十輛坦克。

塞爾蓋 〔向電話筒。〕大路的右邊有十輛，正在迂迴過來了。柴卡連科，對準他們開砲。快一點。

〔射擊聲漸密。〕

彼欽卡 滾了，退却了，逃跑了。

塞爾蓋 馬上還會回來的。〔向電話筒。〕柴卡連科，那裏怎麼樣？什麼？準備，馬上要迂迴過來。

立即掉轉過來……我這裏堅守着。不要向這裏射擊。僅僅要注意機關槍排。快一點射擊……好……

(瑪露霞跑過來。)

瑪露霞。中隊長同志，下士沙雅美托夫和上士奧斯塔平科陣亡。這是他們的證件。(遞上。)

塞爾蓋。(拿起幾個小本子，翻開，從一個本子裏掉下一塊紙。彼欽卡拾起來。)

彼欽卡。(讀。)[我請求不要拒絕我加入列寧——斯大林的黨。如果我被打死了，務必算是作爲一

個共產黨員而陣亡的。消滅法西斯！警衛軍上士奧斯塔平科。](稍停。)朋友……朋友，你這

是怎麼的？……(擦眼淚。)這樣一下子就死了……。

塞爾蓋。不要哭，小弟弟。爲了這樣的死不要哭……。 (摩托聲漸近。)

彼欽卡。(向着響處望去。)[我給你好看。來吧，走近一點。](拿起手榴彈。)

塞爾蓋。(拿起電話筒。)[路的左邊有二十五輛，右邊有三十一輛。沿大路上有十輛。僅僅向左邊和

右邊射擊，不要等候命令。使徒們，創造奇蹟的機會到了。爲了祖國，好孩子們！傳達給一切的

人知道。](放下電話筒。)[彼欽卡，拿着手榴彈，向那裏爬，爬到高美勞利那邊。快一點。]

彼欽卡。是，中隊長同志。(拿起手榴彈，開始爬行。)

塞爾蓋。(拿出手榴彈。)[坐在這裏，瑪露霞。](對戰士乙。)[你有手榴彈嗎？]

戰士乙。(手揣着。)[有。]

塞爾蓋 我到巴希雷科夫那裏去。要堅守着，弟兄們。爬行。

瑪露霞 嗚嗚，鬼東西……叫你們知道利害。你聽見中隊長說嗎？爲了祖國，好孩子們！這是他多半想着瓦夏·索科爾才說的。

戰士乙 想着什麼瓦夏？

瑪露霞 啊，你是個補充兵，新來的，不知道。我講給你聽。瓦夏的眼睛是碧藍碧藍的……就像這樣。眉毛像一對小鳥兒。全警衛軍中的第一個砲手。好孩子。典型的好孩子。一下子就誰都看得清楚。（摩托聲更響，發出射擊聲。）

戰士乙 你向中隊長那裏看……。

瑪露霞 被包圍了……（喊叫。）巴希雷科夫，巴希雷科夫！啊哈，打垮一輛。那邊又向他們衝過來，你拿着手榴彈去幫忙。中隊長被包圍了。你跑呀。

戰士乙 噢，我不能，我們完蛋了。

瑪露霞 混蛋，把手榴彈拿來。（奪過手榴彈。）打電話告訴瓦夏……。（瑪露霞拿着手榴彈奔過去。戰士目送着她。他用兩隻手抱着頭，低到戰壕裏而去。聲音更響。機關槍聲。由遠處傳來瑪露霞的聲音：「瓦夏……瓦夏……」爆炸。一聲，兩聲。）

（幕落。第二幕完）

第三幕

第五景

早晨。前線總司令的辦公室。副官上，把盛開水的玻璃瓶放在桌子上。取出幾枝鉛筆來，並且用刀修一修，穿過敞開的門，可以看見特派記者克里空。

克里空（走近門口）。你怎麼想，總司令快來了嗎？

副官 我不能知道。他在通信聯絡站裏坐了一整夜。他從那裏要回住宅去。他也該睡一會兒了。

克里空 也許他會先到這裏來一下？

副官 一切都是可能的，你等一等好了。

克里空 啊，多麼可惜。再過半小時我就要給莫斯科通話了。我應當把總司令的公子英勇陣亡的文章發出去。

副官 那末就發出去好了。

克里空 問題在於我的文章是這樣結束的。你聽聽看。（取出，朗讀。）「我親眼看見他陣亡了，他是一個卓越的青年，真不愧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透過大砲的轟響聲，我聽見他的最後的勇敢遺

言：請轉告我的父親，我死得很安心，我知道，他要爲我向那些喝血的畜生們復仇的」。你懂吧，我現在只需要他的父親說幾句話就好了，我連談話的原文都擬好了。（讀。）「老將軍得知他愛子的陣亡，垂頭坐在那裏許久，然後抬起頭來，在他的眼睛中沒有一點眼淚。沒有，我沒有看見一滴眼淚！兩隻眼睛燃燒着神聖的復仇的火燄。他堅決地說道：「安眠吧，我的孩子，你放心，我一定報仇的。我以一個老士兵的光榮來發誓」。你懂吧，如果現在我這幾句能得到通過，那就好了。你懂吧，這是一篇多麼好的文章啊。這將引起所有的報紙紅眼的。怎麼辦呢？馬上就要給莫斯科通話了。我想用電話徵求他的同意。這段文字，你看怎樣？

副官 在電話裏而你怎麼能看得見總司令的眼睛呢？你把他的眼睛描寫得像看見過的一樣。

克里空 我親愛的寶貝，如果我懂寫我所看到的一切，那我就不能夠每天都寫了。那麼我就決不會這樣的有名。編輯部每天需要材料。讀者已經對我熟悉了。沒有克里空的文章，報紙就出不了版。所有報紙都非常地羨慕我們的。他們常常對我的編輯說。你真幸運，我們願意拿所有的人，拿所有的通信記者來換你們一個克里空。

副官 是的，你寫得很多。我經常地拜讀。你的文筆非常活潑生動。

克里空 怎麼辦？打電話給總司令好不好？

副官 不能向那裏打電話。

克里空 (看錶。) 我已經遲了。我就這樣發出去。我想讓司令不會抗議的。我覺得怎樣？寫得究竟不算壞，不是嗎？

副官 還不錯。

克里空 我要去發電稿了。致意，致意。(跑下。)

(參謀長卜拉高恩拉伏夫同烏傑維吉爾尼上。)

卜拉高恩拉伏夫 還沒有來？

副官 沒有。

卜拉高恩拉伏夫 我打電話去了，他就要到這裏來。(坐下。副官下。)

烏傑維吉爾尼 你想想，誰也沒有料到我們會損失一個坦克兵團！所有的情報都這樣說……

卜拉高恩拉伏夫 不要說了。有什麼情報可言？我們就從來沒有像個樣子的情報。我們的不幸就在這裏。

烏傑維吉爾尼 照你說來，我們這裏根本就沒有偵察工作。

卜拉高恩拉伏夫 如果說實在的話，在我們的前線上是沒有的。我們的先頭部隊所能看見的，僅僅能

達到敵人在第一座山丘的動作，至於山丘那面的情形，——那就多半是猜想了。要是沒有飛機的話，我們簡直什麼都不知道。可是偵察機也不是什麼都能做到的，何況偵察機所得的情報本身也需要加以證實。

烏傑維吉爾尼 我不能同意你這話。我甚至覺得奇怪。我每天給你預備的情報，是爲了：

卜拉高恩拉伏夫（打斷他）。但我下了決心不看它。已經够了！應該採取最認真的辦法了。不然我和你都會給人家判罪的。真正的偵察工作，常常是百分之五十的成功，有時甚至是百分之百。這只有傻瓜才不懂得這個道理。然而我們現在都是瞎子。可恥！

烏傑維吉爾尼 奇怪。這樣說來，我們……

卜拉高恩拉伏夫 對了，對了，我們都是些傻瓜。我是傻瓜，因爲我同你一塊兒工作。你呢，天生成的這樣一個奇怪的人（註）……

烏傑維吉爾尼 參謀長同志，總司令對我的工作却是另一種意見。他知道我已不只一年。我要抗議。

我究竟還是一個得勳章的人……

卜拉高恩拉伏夫 總司令對你的意見，我是知道的。至於說到你是一個得勳章的人，這不過是一個誤

會而已

烏傑維吉爾尼 啊哈，照你這樣說，政府嘉獎我是一個錯誤。

卜拉高恩拉伏夫 是的，並且是雙重的錯誤。第一，獎了你。第二，憑我們這工作，直到現在還沒有把我同你的勳章取消，把它搥碎了，在報紙上公佈出去。（下。）

烏傑維吉爾尼 （拿出小木，記下。）政府錯誤。政府犯了雙重的錯誤……。我們的偵察工作不好。

他還說了什麼？啊哈。（稍停。）對了，罵我是傻瓜。這是很清楚的。這種情緒是很顯明的。典型的失敗主義者。你等着瞧吧。叫你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偵察家。（拿起電話筒。）叫伊凡諾夫說話。伊凡諾夫，我是烏傑維吉爾尼。你什麼時候開黨務會議？今天？很好。我有一個小問題，要弄明白一件小事情。嘿，你記得不記得履歷表上下拉高恩拉伏夫的家庭怎麼樣，什麼出身？啊哈，牧師的兒子。明白了……是的，對……完了。我要來的。（放下電話筒。總司令上。）

烏傑維吉爾尼 你好，總司令同志。

高爾洛夫 還好。呸，腦袋要裂開了。整夜沒有睡覺。

烏傑維吉爾尼 怎麼能這樣呢，伊凡·伊凡諾維奇。要知道你的健康是全國都珍貴的。

高爾洛夫 沒有關係。你有什麼事？

烏傑維吉爾尼 這不是。(遞上一頁紙。)

高爾洛夫 好的。等一會再看。

烏傑維吉爾尼 伊凡·伊凡諾維奇，卜拉高恩拉伏夫的情緒很壞。

高爾洛夫 怎麼啦？

烏傑維吉爾尼 對於一切的人一切的事情都不滿意。充滿了失敗主義的氣氛。他說……。

高爾洛夫 (打斷他的話。) 得了，不要提他了，你知道，這是些什麼人。總司令把事情做成功了，

他們馬上來沾他的光。趾高氣昂，得到勳章。但是有一點見事不妙，便把頭一縮，怕負責任。我

看透了他們的小心眼兒。這一切都是由一件事物產生的：他們的手上沒有生過老繭，他們從那裏

得到過銀鍊呢。

烏傑維吉爾尼 真理，神聖的真理。就拿我來說吧。我雖然在工廠裏工作的時間不久，三年零兩個星

期。可是簡直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我滿肚子的無產階級的精神，一輩子都用不盡。你瞧一瞧，

有些人有了文化，大學也畢業了，然而你仔細一看，不是那麼一回事，全然不是。典型的不是那

麼一回事……。

高爾洛夫 這是當然的。除了文化，而他的精神裏面卻沒有鄉土的氣息。因此做出來的就不是那麼一

四事。

(參謀長上。烏傑維吉爾尼下。)

卜拉高恩拉伏夫 請你讀一下。(遞上一頁紙。) 如果沒有要修正的地方，馬上我就用密碼拍出去。

從莫斯科來了第二次電話。要求詳細的報告。

高爾洛夫 (讀)。對的，好的。喲……這個地方就不對了。

(用鉛筆劃一個記號。)

卜拉高恩拉伏夫 (注視。) 爲什麼？

高爾洛夫 你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還是怎麼樣？難道你不知道我們坦克兵團指揮官是誰？是阿木林，是傻瓜。因此他被打垮了。關於這一點寫出來是光明正大，應當。

卜拉高恩拉伏夫 我總以爲……。

高爾洛夫 (打斷他的話。) 我現在對你的「我以爲」並不感到興趣。照着我的意思去寫。(繼續往

下讀。) 噢……這又是你的什麼新發現？你怎麼回事，忽然把奧格燎夫稱爲馬其頓的亞歷山大王

(註一)，把那隻舊套鞋科洛斯叫作蘇伏羅夫？

卜拉高恩拉伏夫 我並沒有這樣寫。不過他們作戰的成績是輝煌。科洛考爾車站克復了。

高爾洛夫 他們是誰？把我們放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是依誰的命令行動的？

卜拉高恩拉伏夫 他們恰恰是違反你最後的一個計劃，而是依照他們自己的計劃行動的。這個計劃是得到莫斯科方面同意的。

高爾洛夫 我要問這件事呢。爲了這件事我已經叫他們去了。抹黑前線的指揮，我是不答應的。並且不應當慣壞年輕人。奧格燎夫就是這樣好逞能。現在他簡直被慣壞了。不成。（劃掉。）請你再改一遍，過一個鐘頭拿給我看。

卜拉高恩拉伏夫 總司令同志，請你原諒，我再也不能同你工作下去了。（激動地。）我請求你撤我的職。我這樣決定，是因爲……。

高爾洛夫 （打斷他的話。）得了，得了。船還沒有沉，並且也沒有沉。而你就像個耗子似的，已經想竄逃了。（註二）這是不成的，老弟。我要先把你的褲子脫掉，然後把你的皮剝掉，最後，也許把你趕出去。

（註一） 馬其頓亞歷山大王（紀元前三五六年——三二三年）是偉偉大的軍略家，曾征服了希臘等地，其領

土南至印度邊境，北至中央亞細亞一帶。——校者

（註二） 據說船沉之前，船上的耗子即開始竄逃，因此，說耗子的竄逃，是船沉的徵兆。——校者

卜拉高恩拉伏夫 總司合同志。

高爾洛夫 够了！成了！執行命令去吧！

卜拉高恩拉伏夫 我……我……我不能够。

高爾洛夫 你不要口吃，不然，你一輩子都會口吃的。你是知道我的脾氣的。我不懂心理學這一套。

（卜拉高恩拉伏夫下。副官上。）

副官 奧格僚夫少將同科洛斯少將奉你的命令來見。

高爾洛夫 讓他們坐在那裏等着。

副官 是。（下。）

高爾洛夫 （拿起電話筒。）叫赫里朋接電話。你是赫里朋嗎？原來是這麼着。馬上到我這裏來，我

們一同吃早飯……白蘭地酒？拿來。（放下電話筒。米朗·高爾洛夫上。）

米朗 你好，伊凡。你怎麼在通信聯絡站坐了一夜？

高爾洛夫 是的。你要走嗎？

米朗 飛機準備好了。我馬上到飛機場去。再不能等候天氣了。隨便它怎麼樣吧。

高爾洛夫 今天似乎好一點。

米朗 無論如何能飛到。沒有料想到我這次來，會發生這樣的不幸。

高爾洛夫 是的，我很喜歡寒雨蓋。（靜場很久。）

米朗 他是多麼生氣勃勃呀。我簡直不敢想像。很難懂得……。

高爾洛夫 有什麼辦法呢？戰爭是戰爭。

米朗 伊凡，我明瞭你是怎樣難過的……。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很快地再見面，也許……。所以我決定在臨別時……。請你原諒我。我想對你說幾句道耳的，然而正是正確的話。我應當這樣做。

高爾洛夫 你說，你說。

米朗 你知道，哥哥，不應該欺騙自己和國家。你不會並且也不能指揮前綫。這不是你能擔任得了的，現在時代變了。當你打內戰的時候，幾乎沒有大砲，敵人有的大砲不多；那時候打仗沒有飛機，沒有坦克，沒有像樣的技術，這些東西現在都有了，並且要懂得它們，像懂得自己的五個指頭一樣的清楚……。你懂得很少，甚至完全不懂得。你應自動引退，要放明白一點。要知道我們日夜地爲前綫製造飛機，世界上最好的飛機。爲了什麼？難道爲了你的不會運用，爲了你的落後而喪失了一大半……。當我回到工場裏去，我能對工人們說什麼呢？對工程師們說什麼呢？他們

從戰爭開始的第一天起，就沒有離開過車間。他們是英雄。和戰士們在前綫上一樣。我不能瞞着

他們，他們珍貴的勞力，我們豐富的技術在前線不會被你利用，因為你缺乏專門的知識。你要懂得，伊凡，現在還不遲。不然你會被撤職的。

高爾洛夫夫（打斷他的話。）你等一等。（按鈴，副官上。）

副官 聽候命令。總司令同志。

高爾洛夫夫 這位公民現在要到飛機場去，你送他上汽車。

副官 是，總司令同志，請你上車。

（靜場很久。）

米朗 你不要為我費神。我很曉得自己的路。你就做你的總司令吧，我想，不久就會有人送你這位總司令走的。（下。）

副官 報告，總司令同志。

高爾洛夫夫 什麼……。

副官 奧格婭夫少將請求立刻接見他，或者另定一個準確的時間，他要去換繮帶。

高爾洛夫夫 他要換什麼繮帶，又是腦袋受了傷？

副官 不是，右手。

高爾洛夫和他們進來。

副官是。(下。)

高爾洛夫。(奧格燎夫和科洛斯基清靜睡上。)

奧格燎夫 奉你的命令來見。(稍停。)

高爾洛夫 知道了。你們兩個人都受了傷？

科洛斯基 僅僅奧格燎夫少將受傷，我沒有。

高爾洛夫 你們今天爲什麼穿得這樣整齊齊齊的。(對科洛斯基)你大概整夜地捻着鬍子，想道，我

們會慶賀你們，給你們設筵席，是不是？不，親愛的小鴿子們，你們錯了。

奧格燎夫 我們早知道你會說這樣的話，總司令同志。

高爾洛夫 知道了嗎？(奧格燎夫和科洛斯基不響。)

科洛斯基 是的。(奧格燎夫和科洛斯基清靜睡上。)

高爾洛夫 好的，請坐，小鴿子們，讓我們誠懇坦白地談一談吧。(奧格燎夫同科洛斯基坐下。)

高爾洛夫 開頭呢？跟你先說吧，奧格燎夫，你擔任的事情多；負的責任也多，是不是？(稍停。)

奧格燎夫 怎麼，

奧格燎夫 等爆發問題。

高爾洛夫 這有什麼等的，講一講作戰計劃為什麼沒有實現？

奧格燎夫 我們根據自己的計劃行動的，這計劃已經得到莫斯科方面的批准。這是你知道的。科洛考爾車站克復了，德軍整個的部署被擊潰了。我們的作戰計劃證明是正確的。

高爾洛夫 這樣一來我在這裏算是什麼人呢？是前線總司令不是呢？（奧格燎夫沉默。）噢，奧格燎

夫，你在想什麼？你希望怎麼樣呢？

奧格燎夫 我就希望一件事情，希望你不再指揮前線了。

高爾洛夫 啊哈，你也是這樣希望嗎？我的老朋友！

科洛斯 是的。

高爾洛夫 我現在明白你們這些小家伙了。

（軍事委員會委員蓋達爾上。）

高爾洛夫 你來的正是時候，好麼？

蓋達爾 你們都好。（一一握手。）在莫斯科我因事就擱了。非常高興。（對奧格燎夫和科洛斯。）

我能聽見你們，慶賀你們輝煌的勝利。

高爾洛夫 等一等再慶賀。

蓋達爾 爲什麼？

高爾洛夫 你知道他剛才說的什麼嗎？

蓋達爾 什麼？

高爾洛夫 再說一遍！讓軍事委員會委員聽一聽。（稍停。）怎麼把尾巴夾起來了？

奧格燎夫 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志，我聲明，在我們這裏沒有前線指揮部。

科洛斯 正是的！

高爾洛夫 聽見了嗎？（靜場很久。）

蓋達爾 好的。（對奧格燎夫和科洛斯。）你們出去一會，等一下進來。

奧格燎夫 是。（兩人同下。）

高爾洛夫 （寫。）我要讓他們知道利害……。

蓋達爾 你做什麼？

高爾洛夫 我馬上寫完，你來翻著，你就會看到的。（寫。）我來修正修正他們的腦筋，讓他們一輩

子記着。給你。簽字吧。

蓋達爾（拿起，沒有看，就撕碎扔下。）得了吧，高爾洛夫同志，不要修正人家的腦筋了。現在到了你應當放下這個繁重的工作，去休息一會兒的時候了。請你讀一讀莫斯科關於你解職的命令。（遞上。高爾洛夫讀完。靜場很久。）你爲人勇敢，並且獻身於我們的偉大事業。這是很好的。爲了這個原故人家都尊敬你。但是要想戰勝敵人，這一點還是不夠的。爲了勝利，還必須善於照現代化的方法去打仗，善於在現代戰爭的經驗裏學習，善於培植新的年青的幹部，而不是排擠他們。可是遺憾得很，這種善長你是沒有的。自然，專門的知識，打仗的技術，——這都是有益的東西。今天你不會打仗，今天你沒有足夠的軍事的知識，然而明天，不論打仗的技術，不論專門的知識，可以被學會的，這當然要有強烈的學習願望，在戰爭的經驗中學習，自我修養並求發展進步。可是這種願望你也沒有。老的將領們不能發展進步，並且成爲精通現代作戰方法的專家呢？當然是能夠的，而且也不會弱於，甚至比青年的將領們學得還多些，只要他們肯在戰爭的經驗裏學習，只要他們不把學習與向前發展進步認爲是可恥的事。有一句民間的諺語說得好「活到老，學到老」。然而不幸的，就是你們，某些老將領們，不願意學習，你的毛病是自負，自以爲已經有了足夠的學問。這就是你的主要缺點。高爾洛夫同志。

高爾洛夫（站起。靜場很久。）怎麼，這是你給我安排下來的解職？

蓋達爾 可惜不是。我同你工作很合得來，簽名，蓋印，爭論，但是從來沒有決裂過，我根本沒有能
做到一個真正的黨的領導者。因此我也得了一個教訓，一輩子都記住！——一個很好的教訓。

高爾洛夫 謝謝你的坦白誠懇。不管怎樣，命令總是命令。我是一個軍人，服從是我的習慣。我們
看，我們缺少了我將怎麼打仗。（戴上帽子，穿上大衣。）等你們要惋惜的時候，都就晚了。

蓋達爾 你不要恐嚇人，布爾塞維克不是鼠膽的人。我們沒有不能調換枕替的人。很多的人恐嚇過我
們，可是他們老早就躺在歷史的垃圾堆裏去安息了。而黨依然像鋼鐵一樣的堅固。（稍停。）

高爾洛夫 把事情交給誰？（他把手中紙丟下，發出幾千片響亮而響亮的聲音。）

蓋達爾 你今天就會知道，他們會叫你的。

高爾洛夫 是。（行舉手禮，從側門下。）

（電話聲。蓋達爾拿起電話筒。）

蓋達爾 喂，怎麼回事？你是誰？克里察？你是戰地特派記者……等一等，是你批評了我們前線的報

紙，說它發表了一篇論通信聯絡的文字……你……好好聽着。這是前線軍事委員會委員蓋達爾同

你講話。你立刻就得從這裏滾蛋，如果明天在我們前線的地區裏再發現你的話，就叫你嚐一嚐你

一生中從未嚐過的滋味。（放下電話筒。錶里朋少將上，兩隻手裏拿着一大包東西。）

赫里朋 你來了，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志。總司令同志出去了嗎？

蓋達爾 馬上就來。（按鈴。副官上。）

副官 聽候命令。

蓋達爾 請前線總司令奧格燎夫少將和科洛斯少將來。

赫里朋 你的意思是說：高爾洛夫將軍，你弄錯了吧。

蓋達爾 我沒有弄錯，去執行命令。

副官 是。（下。）

赫里朋 這是怎麼一回事？（紙包從手中掉下來，發出瓶子打破了的聲音。）

蓋達爾 （走近。）這是什麼？

赫里朋 白蘭地酒，可惜，打破了。本來可以用來歡迎新總司令的，是不是？我還有，拿來好嗎？

啊？

蓋達爾 把這收拾出去，你也滾出去吧！

赫里朋 是，是，是。（拾起紙包，跪下。奧格燎夫上，科洛斯跟在後面。）

蓋達爾 我非常高興，斯大林同志委託我把任命你為前線總司令的命令，親手交給你。（交給奧格燎

夫。奧格燎夫讀着。科洛斯也讀着。）

奧格燎夫 這怎麼能成，我不是太年青……。

蓋達爾 斯大林同志說，應該更大胆地提拔年青的有才幹的將領到領導的職位上去，和老年的將領同在一起工作，並且還有提拔那些能夠用現代化的方法，而不是用舊方法作戰，能够在現代戰爭的經驗中學習，能够不停地長成和向前發展進步的人。

科洛斯 伏洛加，親愛的……請原諒……（立正。）前線總司令同志，你瞧一瞧我，瞧我老頭兒，你就會明白，這件事處理得對極了。（擁抱並且吻奧格燎夫。）

（幕落。全劇完）

校者後記

懷着無限的愉快的心情，終於在幾天的功夫之間，校完了這個名貴的劇本。聊伊先生的譯筆是信實可貴的。校者只在譯文上潤動了一些地方，凡是譯文中有遺漏或與原文稍有出入之處，也一一加以補充和改正了。

校者現在想借這個機會，講一講劇本中的人名問題。考納丘克在這個劇本中所用的人名，多半是以誇張和諷刺的手法表現出來的。這些姓名在實際上也許並沒有，但當我們讀到它們的時候，就能立刻幻想出這些人的面影來。如前線情報處處長烏傑維吉爾尼，是「奇怪的人」或「驚奇的人」之意；如前線通信聯絡處處長赫里朋，是「嗚嗚叫喊的人」之意；如前線記者克里空是「亂噪的人」之意；如前線報紙的編輯齊盛，是「隱慢的人」之意……這些人的姓名都是雙關的，但要譯為中文，就頗為困難，所以這些姓名仍採音譯，並註明它們的含意，好讓讀者們能知道原作者的用心。至於劇本中再講到俄國的人名，都是由教名，父名和姓三部分組成的，如前線總司令高爾洛夫的全名，就是伊凡·伊凡諾維奇·高爾洛夫，所以有人稱呼他為「高爾洛夫同志」，有人又稱呼他為「伊凡·伊凡

諾維奇」。同時俄國人的教名又可變化為各種親暱的稱呼，如伊凡·高爾洛夫，有時被稱凡尼亞；如飛機廠經理米朗的妻子瓦麗亞，有時被稱為瓦留霞；如高爾洛夫的兒子塞爾蓋，大家有時叫他塞遼夏，塞遼希卡；如奧格燎夫的教名是烏拉基米爾，有人稱他為伏洛加，……。現在譯文中，全按照原文的樣子譯出來，如有人準備排演此劇時，怕聽衆不懂和鬧不清，那就可採取一律的稱呼，如前線總司令就全用高爾洛夫一名，並將所有的伊凡·伊凡諾維奇都改為高爾洛夫。劇稱中，如凡尼亞全改為高爾洛夫，如塞遼夏和塞遼希卡全改為塞爾蓋；如伏洛加全改為奧格燎夫，這樣無論對於演員和觀衆，都更方便。

劇本中還有一個人名，也是值得提一提的。前線參謀長卜拉高恩拉伏夫，在俄文是由「卜拉高」(Брано)和「恩拉伏夫」(Иванов)兩個字組成的。這個名字聊伊先生譯為「卜拉岡拉伏夫」，因此我就疑惑這個名字可能有兩種讀法：一種是卜拉岡拉伏夫(Брано-Иванов)，一種是卜拉高恩拉伏夫(Брано-Иванов)，我會專爲此事問過幾位俄友，他們都說是後一種讀法對，所以譯文中就全採用後一種譯名。

最後還要聲明的：我和聊伊先生並無一面之緣，當校正這個劇本時，又無法能直接和在遠地的聊伊先生商量，因此校正的地方，就全由校者負責了。

校者識